

姓名

留言

emir

登錄於: Sun Oct 10 01:57:07 2004
德希達死了?! 天啊!

陳吉訶德
來自 i love don
quixote

登錄於: Sat Oct 9 08:32:06 2004
這位先生比較像巴勒網的精神領袖。連作者生平都有點好笑...

陳真
=====

<http://tw.news.yahoo.com/history/>
1547年10月09日

唐吉訶德出生之日
我們常把一個「意圖有所作為卻又不顧實際者」比喻為「唐吉訶德式的人物」，而創造這個人物的作者塞萬提斯，即係於1547年的本日誕生在馬德里附近的阿爾卡拉市。

這位被公認不朽的西班牙文學代表作家，幼年家境不甚理想，經常在街上撿拾字紙來唸讀以充實新知。到了廿三歲時，塞萬提斯為生活所迫投入軍旅，不料在對抗土軍的「勒班多之役」中，胸中兩鎗且左手被砍而告殘廢，後來解甲歸鄉，途中又被擄為人質，折騰了五年才被贖回。

返家後，好不容易謀得幾份差事，不料卻遭倒帳而身繫囹圄；幸虧在這段蒙難期間，他從中構想「唐吉訶德」悲喜劇的雛形，終為後人留下了西班牙在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遺產。

塞萬提斯在這部於1605年問世的作品序文中，曾毫不諱言得寫道：「你也想不到這惡形惡狀孩子（指唐吉訶德）的母親（指他本人），竟是在牢房裏受孕的吧！」

唐吉訶德在塞萬提斯描述下，充分表露了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他在無形中所產生的感化力，使人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尊敬那些獻身於更高理想而不專為滿足自己需要和快樂者是極其必要的，這是因為他們寧肯忍受擲掄及艱苦，堅持毅力而勇於獻身於本身的理想所致。

這是之前那位化名李新的訪談（曾經上街乞討），接著底下是最新一集採訪的兩對姐妹。很長，一共三萬三千字；我花了點時間，把它編排整齊，改變了幾個容易出現亂碼的字體，其它一概沒變。怕一次貼不下，分四次貼。

看過影像之後，再看文字，感覺還是很強烈。似乎只有真實才稱得上美，而似乎只有痛苦也才有所謂真實這麼一回事。

不知道別人是怎麼看待這些人與事。最多的一種狀況、也是最不對勁的一種誤解就是「同情」。錢送給人是應該的，但別說什麼同情；真不知道是誰該同情誰。這不是窮人故意展露自尊的一種自我防衛，而是一種再確定也不過的事實。痛苦裏頭，反倒有著那人間至為珍貴的真善美。

將來有小孩，肯定不給他吃太好、過太爽；寧可要他多吃點苦、多受點委屈；至少，不能比一般人過得好。

有些道理從小深信不疑：別人沒有的，你有，那只會使你感到不對勁，而不會讓你感到快樂。一個人就算再富有，即便他散盡錢財，也不可能讓所有人溫飽；但是，他雖然不可能改變全世界，卻有可能改變他自己；只要他願意跟別人一起承受同樣的痛苦，透過這樣的承受，世界雖然表面上沒有任何改變，但實際上一切都已經變得不一樣。羅曼羅蘭說得沒錯：「只要有一雙真誠的眼睛陪我們哭泣，我們就沒有白白為生命受苦。」

你不一定要讓自己變得很窮，我只是講一種感情。不過，它雖然只是一種感情，但感情總是會悄悄顯現在你的真實人生裏。你有什麼樣的感情，你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不管筆下怎麼寫或嘴巴怎麼說，人總是向著自己真正渴望的方向前進。

與其看一個人怎麼講，不如看他怎麼活。比方說，我不相信有人生活奢糜無度，爭權奪利無日無之，卻又說人生最大志願是要到山上給原住民傳教。原住民給他傳教還差不多吧？！

陳真 2004. 10. 8.

冷暖人生：大學生乞丐

2004年08月04日

解說：2003年8月2號，在重慶的大街小巷已經漫無目地的“逛”了好幾天的李新，終於下定了決心，開始乞討。李新找了一個人少、偏僻的街道，東張西望、幾經猶豫，終於把一張已經寫好了幾天，但揣在懷裏一直都不敢使用的求助信鋪到了地上，艱難地蹲了下去。

陳曉楠：第一次坐下來，坐在海報旁邊，是什麼感覺。

李新：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就好像自己已經不是一個人了，坐在那裏很難受，當時自己蹲在那兒，自己的眼淚就不斷不斷地流。

陳曉楠：那一刻，沒想過，不上學了？也不要讓自己這麼痛苦？

李新：對，確實是這樣想，就是說不上了，這樣上（學）付出的代價太高，好像這樣不知道值不值得。

陳曉楠：這時候想為什麼非要上呢，為什麼非要上呢？

李新：聽有些人在背後說就是，命該如此。

陳曉楠：所以你就得跟這個命鬥爭一下？

李新：對。

陳曉楠：上了這個學能徹底改變你的這個命運？

李新：現在還說不清楚，但是這個大學我要是能夠念完的話，我覺得已經沒什麼埋怨了。

大學生乞丐（第1集）：（一）我不切實際的選擇了高中

2004年08月04日

陳曉楠：李新，十八歲，大學一年級學生，是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不過，其實我們節目當中用的並不是他的真名，你在我們的鏡頭裏可能也很難看清楚他的面孔，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採訪。因為種種原因，李新的十八歲是在兩種角色當中度過的，一名大學生，一個乞丐。

為了不對李新的生活和學習造成過多的影響，所以我們做了以上的種種保護措施。而實際上，李新的確也是經歷了一番頗為激烈的心理鬥爭才決定接受我們的採訪。當我們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長途車找到他的時候，其實當時我們的心裏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李新呢，也先是猶疑著很勉強地同意見見我們，不過幾個小時的交談之後，他最終還是決定接受這一次採訪。為此，我要謝謝他。

一個大學生的乞丐生涯，或者說是一個乞丐的學生生涯，無論怎麼聽上去都顯得那麼離奇，那麼另類，甚至有幾分古怪，可是我覺得當我知道了李新的全部故事，我認為這或許是很多人曾經經歷或正在經歷的事。

（旁白）李新的故事要從四年前說起。那年，十五歲的李新初中畢業，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一所師範學校。在李新家世代生活的小山村，這可是要擺酒慶賀的大事。親朋好友、村裏鄉親都紛紛地趕到李新家道賀，但他的一句話，卻讓所有的人大吃一驚。李新說不要擺酒了，他已經決定：放棄師範學校，繼續讀高中！

陳曉楠：我聽說如果考上師範，家裏就應該擺酒了，是吧。

李新：對對對，在我們那個地方考取師範了，也就相當於已經拿到鐵飯碗了。

陳曉楠：結果你沒要這個鐵飯碗？家裏沒慶酒？

李新：家裏當時準備慶，然後我說不要了，我要去上高中了，然後就不慶了。

陳曉楠：對你們家鄉的人來講，像你這樣，當時能考上師範，也能繼續上高中，這種情況多嗎。

李新：不多，在我們村裏，應該我是第一個吧。

陳曉楠：你是第一個考上，之前都沒有過。

李新：沒有。

陳曉楠：多少年了。

李新：好幾年了，起碼最少五六年了。

陳曉楠：所以你當時不上師範，選擇上高中，對你來講，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決定嗎。是一個很難的選擇嗎？

李新：嗯，對。

（旁白）李新出生在貴州凱裏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父母靠幾畝地維持著一家人的生計，也艱難地支撐著李新和弟弟讀書的夢想。他們家所生活的小山村是當地有名的貧困村，人均收入不足四百元，土地能解決溫飽，但卻不能夠承載太多的“奢望”和太多的“野心”。李新出人意外的選擇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成了轟動一時的新聞，鄉親們議論紛紛，他們無法理解

李新為什麼要放棄這個徹底改變農民身份的機會，而不切實際的選擇了高中。

曉：你那會兒沒有去上師範，沒去要這個鐵飯碗，對村裏的人來講，他們理解嗎。

李新：他們不太理解。

陳曉楠：他們怎麼講。

李新：就是說這樣的選擇太愚蠢了，就明明拿了一個鐵飯碗，幹嘛不用。

陳曉楠：他們沒法理解。

李新：嗯。

陳曉楠：那他們覺得你上高中，是一個很不實際的想法。

李新：是啊，他們就說我的野心太大了。

陳曉楠：為什麼上高中都叫野心太大。

李新：因為沒什麼收入，就靠那幾塊地，根本就沒有什麼錢。

陳曉楠：就在他們看來，上高中繼而上大學，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李：對對。

陳曉楠：但你們這種，真的務農，種地，來支撐家庭的孩子，基本上是有（上大學的），在你之前沒有上過大學的。

李新：對對對，就算高中都沒有。

陳曉楠：連高中都沒有。

李新：嗯。

陳曉楠：那你爸爸媽媽一定特別以你為驕傲。

李新：驕傲也有，驕傲應該多一點，當時選擇高中，放棄師範，那時候對很多人來說，就是說這種學生好像冒險太大了。

陳曉楠：太奢侈了。

李新：對，這樣太奢侈了。

陳曉楠：所以你爸爸媽媽一邊驕傲，一邊又擔心。

李新：嗯，對。

陳曉楠：那你做出這個選擇之後，對你爸爸媽媽來講，當時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馬上就要開始攢錢。

李新：意味著非常非常困難的（生活）要來臨了。

陳曉楠：李新上高中的決定一下，家裏就決定不再擺酒慶祝，因為這一決定意味著爸爸媽媽隨即就要打點行囊 程了。對這對已近中年的夫婦來說，到異鄉去打工，是他們唯一能夠想像得出的，可能供兒子上大學的辦法，雖然，到底能不能真的攢夠那麼多錢他們其實完全沒有概念。李新的父母去了貴州某處的建築工地，去 石灰箱，正是在這個時候，李新走進了高中的課堂。

陳曉楠：你爸爸媽媽特別想讓你上學嗎。

李新：是啊，從小，我覺得家裏特別困難，不過他們怎麼困難都得讓我過去，到學校去。

陳曉楠：在你們那個地方，家長都是這樣嗎，還是就是你爸爸媽媽和別人不一樣，非常想讓孩子上學。

李新：我覺得像我爸爸媽媽，好像這種欲望，比其他人還要強一些。像我爸爸跟我說得就特別多，他要是去幹活，他得要我陪他去，陪他說話，就關於讀書的話題最多了。

陳曉楠：每次跟你出去，都會。

李新：都會談這個話題。

陳曉楠：都會談這個話題。那你爸爸當時上過學嗎？

李新：高中畢業，他說從小的時候一直成績都是很好，我爸上學的時候，當時家裏是富農，上了學還上得起。

陳曉楠：他上到高中，怎麼沒有考大學呢？

李新：就是富農不能考。

陳曉楠：你覺得這是他挺大的一個遺憾，是嗎？

李新：應該是吧，他會經常提到這個事。

（旁白）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為父親、為自己圓一個大學的夢。李新堅信自己的選擇沒有錯，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伴隨著他選擇而來的一系列難以想象的變故，會把他的夢想擊得支離破碎。他的選擇是改變了他的命運，但改變了的命運卻是那樣的沈重。2002年2月14號，李新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發自廣西的電報，他的命運就在這一刻開始了改變。

李新：拿那份電報給我的是我的化學老師，他沒遞電報給我的時候他就說，那你趕快回家吧，我說，老師怎麼叫我回家了，然後我拿電報一看，電報上寫了幾行字，就說，因為車禍，你母親身亡了，當時我收到那份電報，我都不敢相信，回家路上，我就眼淚一直流。

陳曉楠：雖然母親遭遇的是意外的車禍，可是李新始終堅持認為，這全是自己的過錯，因為如果不是為了給他掙高中的學費，像母親這樣一個年近半百的農村婦女，絕不會遠走他鄉，去到一個原來自己想都沒想過的地方，李新用盡全力地譴責自己，而且他後悔，有很多話都沒來得及跟母親說，他說，其實就在母親出事之前的一個月，父母還特地跑到他學習的高中來探望他，而在這一次看望之前，李新還深深地記得，他曾經十八年來第一次和母親發生了一些爭執，鬧了些彆扭。

李新：那天晚上我們吃飯，她都不吃。過了一天，我看我媽還在生我的氣，我就說，媽，因為我們家沒說什麼很客氣的話的，只要你叫她一聲媽，她可能就說，我已經向她道歉了，就這樣，然後我就叫她一聲，她沒應我，我就說算了，我就去學校了，這事我一直想著，我心裏難受，到下一個星期我又回家，我過來，一回來我就馬上叫，我就說，媽，她還是沒應，那次我就心裏特別難受，我第二天又去學校了，我想向她道歉，但是我一直都這個樣，好像開口很難，然後我就給我爸寫一封信，因為我媽不識字，我就寫一封信給我爸，我要我爸念給我媽聽，因為當時我媽她生氣可能是因為她覺得她沒有文化，像我爸和我可能就是說有文化有知識的，可能就把她那種人瞧不起，可能就是那樣。

陳曉楠：雖然她那麼以你為驕傲，可是她也很怕你會瞧不起她？

李新：可能是那樣吧。

陳曉楠：所以你說的話，她格外地看重。

李新：嗯，對，然後我就說，其實我很愛你的，我知道，你為了我上學受了很多苦，我就說這些，然後我爸就回信給我說，其實你媽沒事了，你寫那個，你媽很感動，然後下個星期我就回家，我一回家，我媽就哭了，我媽就說，那個沒什麼事了，你回來就好，我從來都沒碰過我媽，從長大以後，那一次，我就抱著我媽就哭，過了幾天，他們就出去打工，他們來學校看我，我爸和我媽過來，他們過來的時候，課間十分鐘，她來了就跟我說，我們要出去了，你要好好讀書，錢要節約一點花，然後他們就走了，

陳曉楠：那是你們最後一次見你媽媽嗎？

李新：對。

大學生乞丐（第1集）：（二）父子倆一起在堅持

2004年08月04日

（旁白）料理完母親的喪事，一個月後，李新年近六十的父親一個人又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李新和弟弟把父親送到了車站，看著父親扛著行李艱難地爬上火車的身影，李新心如刀割。

陳曉楠：後來你爸爸還繼續在外面打工嗎？

李新：嗯。

陳曉楠：一個人。

李新：我要上學啊。

陳曉楠：你爸爸等於還是一個人把這個學費，再掙出來了，等於他的負擔又加重了一倍。

李新：那是。

陳曉楠：原來是兩個人在掙這個錢。你當時想過家裏出了這個情況以後，不上了嗎。

李新：想過，但是我爸爸堅持，還有我在，你放心，就是我現在老了，掙不到多少錢，我都給你去借，或者去貸款，也得把這個大學考了，反正他就說只要有這份骨氣，都不會讓我失學。

（旁白）似乎老伴的死，更加堅定了父親一定要讓兒子考上大學的決心。但是由於年齡太大，他只能找到一些髒活、累活，而這些活計他又掙不過年輕人。所以雖然他拼命地打工，但是所掙的錢還是杯水車薪。眼看著李新還剩一年就要高考，而他的弟弟又要上高中，李新的父親心急如焚，但是，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埋在了心裏，一個人默默的承受。

陳曉楠：你爸爸之前跟你說過，商量過，說過家裏的這種困境，他的這種沒辦法嗎？

李新：當時上高中的時候，那時候他也很老了，他不用說我都知道，因為可能真的沒法支援我，他就說，聽說學校有貸款之類的，上大學，叫我希望能夠得到學校的貸款。

陳曉楠：唯一的希望，他也沒有別的辦法了？你記得他那會兒很著急嗎，你能感覺得到嗎？

李新：感覺得到，有關高考，上大學，學費多少，這些他都經常關注著。

陳曉楠：他一直在跟蹤這個消息，特別關心這方面的消息。

李新：對。他好像也表現無能為力了，所以他才這樣說話，之前他什麼都沒說。

陳曉楠：他從來沒跟你說過，要不然不上了。

李：他沒說，從來沒說，他就說以前我也是希望上大學，但是到最後，沒實現，現在就看你的了，好像我就是他的寄託，唯一的。

（旁白）李新非常清楚家庭的窘困，也非常明瞭父親苦力支撐的艱辛與無奈。雖然幾次提出退學父親都堅決反對，說錢的事他自有辦法，但是李新知道，年邁的父親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對於未來，李新不再抱有太大的希望。

李新：我知道我爸掙不到什麼錢，我也沒經常跟他要錢，有時候生活費真的沒有了，他又經常出去，我就只好回家，有時候一回家就半個月，一個月都不去教室，都不去學校，當時那種（情況），不知道怎麼去學，心裏就覺得好像，今天可以學，明天也一樣上不起學。

陳曉楠：不知道能上到哪一天。你爸爸知道有的時候沒錢了，不能在學校裏再呆著就回來嗎？

李新：到後來知道，但是之前，前幾次我回來，不知道，我回來，他叔叔他們知道，我就說學校放假。

陳曉楠：你那會兒自己也完全不知道，你能不能堅持得下來，堅持到考大學的那一天。

李新：嗯。

陳曉楠：能夠上一天，就多上一天。

李新：對，沒有錢就回來，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頭痛，然後我就問醫生，精神衰弱，我有一個學期，一個多學期，基本上那段時間就沒法看書，一看書頭就痛。後來我成績就特別差，好像為了母親還是為了父親，在這裏多呆幾天，還是為了自己，反正自己覺得維持在學校，好像就沒有多大希望。

陳曉楠：但是能多做幾天學生，就好像他們還心裏安慰一些似的。

李新：對。

陳曉楠：那時候你還覺得自己有希望能考上大學嗎。

李新：希望不大。

（旁白）雖然希望不大，但是為了死去的母親，為了對自己給予了無限期望的父親，也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李新最終還是選擇了堅持。2002年，在省外打工，李新的父親連髒活、累活都已經很難找到了，為了多掙點錢，他回到家鄉和別人合夥挖沙賺錢。

李新：到高三那年，我父親他們就在我們那個鎮上，幾個人合夥挖沙去賣。那時候我弟弟也上高一了，我們一回去那個地方，跟我爸住在一塊兒。

陳曉楠：你爸爸那會兒挖沙子的時候，是多大年歲了？

李新：五十五歲左右了吧。

陳曉楠：一天要幹多少時間。

李新：天還沒亮，他們就起來了，回來吧，天黑已經路看不見了，摸黑回來的。

陳曉楠：他五十五歲了，再去幹挖沙的這種重體力活，身體吃得消嗎，你那會兒看他？

李新：也只是堅持而已，已經很困難了。

陳曉楠：那會兒你和你的爸爸有把握，你會上得起這個大學嗎。

李新：去借還是去貸，應該至少可以維持到考大學那一天。

陳曉楠：維持到考的那一天，但是考上了以後，就不知道了。

李新：考上以後，我就知道他已經沒有什麼能力掙到什麼錢給我上大學了。

陳曉楠：那怎麼辦，考還有什麼用呢？

李新：當時我爸說，有什麼貸款這些，我也看了很多，我覺得有，我也抱有那個希望。

陳曉楠：對你爸爸來說，當時最大的目標就是能把你支撐到考的那一天，他就算是勝利了。

李新：對，我也只希望那樣。

（旁白）堅持到高考的那一天，然後申請助學貸款，成了父子倆共同的目標。李新的父親起早貪黑地幹，算著日子地過，希望這一天能夠早一點兒到來。但是這一天，李新的父親卻永遠都沒有能夠看到！

李新：那天好像很早，我們還沒起床，我爸就去挖沙子去了，當時我爸還叫我們說起來看書，我去挖一會兒沙子，回來再煮飯吃，他才出去十多分鐘吧，後來那幾個人就過來，就說你們快起床了，你爸不行了，當時我爸就（不行了），我和我弟弟過去的時候，我爸已經沒有氣了，當時那沙子塌下來。

陳曉楠：但是你最後見到他。

李新：見到他的時候，他們已經把我爸屍體從那沙子堆裏面拉出來了，當時去看的時候，他的頭已經被砸爛了，當時我弟和我去，根本沒法相信，怎麼好像就是，是命運還是怎麼回事，當時我和我弟好像就是不知道什麼是傷心了，當時已經哭不出來了。

大學生乞丐（第1集）：（三）我暫時放下了尊嚴

2004年08月04 日

陳曉楠：父親去世之後的幾天，銀行找到了李新，告訴他銀行裏還有父親二千元的貸款，希望他能夠及時還上。李新這個時候才知道，為了他和弟弟的高中學費，父親向親友東拼西湊，可是還是沒能湊齊，所以就想到了這個貸款的辦法。不過這一切，看起來，父親都並不打算告訴他。這二千塊錢的貸款，也成為父親留給李新的全部遺產。

陳曉楠：這兩件事情出了以後，當時你對上學的這個前景怎麼看，是不是要立刻想這個問題，怎麼辦，接下來。

李新：對，我一看到我父親死的那一刻，我和我弟弟首先想的就是，可能就輟學了，爸爸死了，我們這書不用讀了。以後也沒誰管我們了，只能靠我們自己。

陳曉楠：這是你們當時兩個人的第一個念頭，想到的是這個？

李新：嗯。

陳曉楠：在你們那兒，像你家裏這樣，兩個兄弟都能上到高中，多嗎？

李新：不多。

陳曉楠：是很難得的事情嗎？

李新：嗯，還是很難得考上，就算考上了，也沒法支援。

陳曉楠：當時真的打算兩個人都不上了嗎？

李新：嗯。

陳曉楠：真的做了這個打算？

李新：對，那時候我父親去世，我看到他已經死了的那一刻，我們就不再想什麼上學了。我和我弟弟那些書，當時是在鎖上嘛，沒回到家裏，我們的書都沒搬了，都不要了。

（旁白）辦完父親的喪事，李新和弟弟打算退學。他們的叔叔找到他們說，父母為了他們兄弟倆讀書，不到一年先後都走了。就這樣不讀了，怎麼能對得起他們去世的雙親。不管有多難，就是賣砸鍋賣鐵，這個學也一定要上。在叔叔全力的幫助下，李新艱難地完成了高中學業。2003年7月，李新考取了河南某理工大學。

陳曉楠：當時那個錄取通知書上寫著，你需要交多少錢？學費一共是多少錢？

李新：五千零五十，這是要交的，但是我知道到學校肯定要交一些其他小費用，肯定還要多。

陳曉楠：你當時有多少錢。

李新：當時沒有錢。一分錢都沒有。那時候高考已經欠了很多錢了。

陳曉楠：那你打算怎麼辦呢，那會兒。

李新：就不上了，基本上。就這樣，準備到廣東，準備到南方那邊打工。

陳曉楠：你那些天的狀態是什麼樣的，這是一個人人生非常大的選擇的時候。你說如果去打工的話，可能徹底走的就是另外一條路，上學又是完全一條嶄新的路。你那些天，家裏父母也沒再給你什麼主意了，沒有辦法，他們再替你做這個決定，你那些天怎麼過的。

李新：那幾天很難熬，很想上學，但是又沒法上，打工呢，想以後改變命運，可能就很難。

（旁白）為了資助兄弟倆繼續上學，李新的叔叔已經欠下了不少的外債，並且他的兩個小孩也在讀初中，他的負擔很重。面對幾千元高昂的學費，叔叔也一籌莫展，想不出什麼辦法。看到失去父母的李新考上了大學但是因為沒有錢而要放棄，村裏好心的鄉親給李新出了一個他都不敢想的主意：乞討！

李新：因為我們那邊窮，去乞討的呢，已經是有一段時間飯都沒有吃，就去乞討，好像就成了一種習慣了。

陳曉楠：村裏有很多人出外去乞討。

李新：有，有很多，然後他們就給我提意見說，像你這樣，要不你就去把你的情況寫在紙上，然後到街上去，讓別人看，也許有人能幫助你，但是他們一提這個，我就覺得不可能，就算不讀就算了，這事怎麼可能，當時第一反應就是這樣，他們一說出來，我就根本沒法接受，很多人就說，算了，看你這個，現在你爹你娘都不在了，可能你這個也沒法上了，很多人都這麼說，我一聽到，別人一說，我聽得越多我就越想上。

陳曉楠：別人越說，你心裏越覺得要（上）。

李新：要上。

陳曉楠：要上。

李新：對。

（旁白）想到去世的父母，想到自己的付出和未來，李新不甘心輕易地放棄。但是不放棄，又有什麼辦法能夠湊足幾千元的學費？看著空空蕩蕩的家，四天後，李新最終決定：暫時放

下尊嚴，外出乞討！

陳曉楠：最後下決心說，好，我就去，那一天是什麼樣的，怎麼樣下的這個決心，怎麼說服自己。

李新：可能是我聽別人說，我不能上學了，可能我聽這句話聽得很多遍了，這句話是我最不想聽的，所以我才想起他們說可以乞討，肯定能解決一點問題，這也好像算是一種捷徑吧。

陳曉楠：那個話對你刺激很大？

李新：對。

陳曉楠：在你們村子裏，也有很多人出去乞討，他們會看不起那些乞討的人嗎，你們家鄉的人會看不起他們嗎？

李新：不會。可能是因為窮，乞討已經是一種習慣了，對他們來說，但是我從小就把這種乞討看成是一種，怎麼說呢，我也不是看不起他們，這麼做好像。

陳曉楠：對你來講是不能接受的。

李新：對，沒法接受這個。

陳曉楠：當時對你來講，為了上學這樣一個理由去乞討，放下尊嚴，對你來講，你剛才講是暫時地放下這個尊嚴。

李新：對。

陳曉楠：這個天平是怎麼去擺？

李新：當時也很矛盾，剛開始的時候，這個尊嚴再怎麼也是最重要，這學不上也就算了，但是想來想去，還是不服氣，讀了那麼多年，到最後就這樣沒了，好像太不甘心了。

陳曉楠：你當時有沒有想過，如果你爸爸媽媽在的話，他們會同意你這麼做嗎，他們會怎麼決定？

李新：可能不同意，但是我覺得我爸在的時候，他肯定也無能為力。

陳曉楠：你這樣做，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你得完成你爸爸的這個願望。

李新：是啊。因為當時我爸，他以前成績也很好，他在學校的時候，有一些師範的，當老師這些都不要他考試，直接請他過去，他都不願意去，他也就是為了上大學，那時候，到最後我爸什麼都沒有，當時，很多人就說我爸野心太大了，導致最後什麼都沒有，當時我放棄師範，我去讀高中的時候，很多人就說，你要吸取你爸的教訓，不要太奢望了。

陳曉楠：他們也說同樣的話，說你野心太大了？

李新：對對。

陳曉楠：上大學對你來講，當時是一個巨大的野心？對周圍的人來講。

李新：是。

陳曉楠：但你最後決定，還是得把這個野心進行到底。

李新：對，還有，我覺得，父親母親為我付出這麼多，如果不堅持，還有就是能夠有一點點希望我不去爭取的話，好像這樣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就委屈一下吧，還剩下一個多月的時候，我就做決定去乞討了。

陳曉楠：整個採訪的過程中，我能明顯的感覺到李新一直用力壓抑著自己，他一直在不斷地喝水，以此來緩解一下內心的衝突情緒。或許你不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表情，可是我想你一定能夠聽到，他總是在深深地歎氣。實際上，在我們後來編輯整個節目的時候，才愈發清晰地感覺到，似乎是無數次地聽到他的這種歎氣。

為了全片的節奏，我們甚至還刪掉了很多，可是最終我們發現，他的談話，仍然被這高一聲低一聲的歎息貫穿始終。而我想，這樣的歎息，其實並不應該屬於他這樣的年齡。

李新形容說，決定去乞討，於他，就像是經歷了一場戰爭。他沒有想到，放下尊嚴，哪怕只是暫時地放下，也是那麼的不可思議，那麼的艱難。但是更讓他想不到的是，這個已然做出的決定帶來的只是一場更為艱難的戰爭。

李新（二）

登錄於: Fri Oct 8 12:22:03 2004

冷暖人生：大學生乞丐（第2集）

2004年08月11日

上集回顧：

15歲的時候，他做出了一個讓鄉親們都無法理解的決定：放棄師範，選擇高中，他要去做一個大學的夢想

李新：他們就說我的野心太大了。

陳曉楠：為什麼上高中中都叫野心太大了呢。

李新：因為沒什麼收入，就靠那幾塊地，根本就沒有什麼錢。

為了他的“野心”，已經年過50的父母一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們在意外的事務中先後離去，留下了正在讀高中的他和弟弟。

李新：當時我弟和我去，根本沒法相信，怎麼好像就是，是命運還是怎麼回事，當時我和我弟好像就是不知道什麼是傷心了，當時已經哭不出來了。

18歲的時候，為了死去的父母，他決心把“野心”進行到底，暫時放下尊嚴出外乞討。

李新：父親母親為我付出這麼多，如果我不堅持，還有就是能夠有一點點希望不去爭取的話，好像這樣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就委屈一下吧，還剩下一個多月的時候，然後我就決定去乞討了。

大學生乞丐（第2集）：（一）我到一個陌生的城市去乞討

2004年08月11日

解說：2003年7月的一天，已經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李新第一次離開家鄉真正的走出了大山，但是他要去的並不是夢中的大學校園，而是四川重慶。沒有第一次離家的興奮與好奇，有的只是內心的掙紮與撕裂，因為李新清楚的知道他去這個陌生城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乞討！

陳曉楠：你以前去過重慶嗎？

李新：沒有。

陳曉楠：以前最遠去過哪兒？

李新：哪兒都沒去，最遠也就在縣城，什麼地方都沒去。

陳曉楠：到了重慶以後呢。第一步做了什麼。

李新：第一步，就是遊蕩，什麼事都不做。

陳曉楠：你都帶了什麼出來？

李新：什麼都沒帶，就帶個身份證。

陳曉楠：錢呢。

李新：錢，帶了兩百塊錢。這兩百塊錢是我叔叔給我找的。

陳曉楠：剛到重慶先幹了什麼？

李新：首先下車之後，第一個想法就是看能不能有一份什麼工作。

陳曉楠：找到工作了嗎？

李新：我就去看那些專門貼招工的那些東西，就看了很多地方，當時就在想，到底是討還是打工算了，每次看到招工就想去看一下，但到最後還是覺得如果打工的話，一個月就幾百塊錢，要是打工就不可能再上學了。

陳曉楠：因為你只有一個月的時間，是嗎？

李新：是。

陳曉楠：你必須要在這一個月的時間，當時任務是多少，你必須要拿到多少錢才能上學。

李新：要學費有五千零五十。

陳曉楠：那你當時看打工，一個月是多少錢？

李新：打工一個月，最多的有七八百的。

陳曉楠：就是說你現在只剩一個月的時間，最多能掙到七百到八百塊錢。

李新：對，我可能還要花一點，是吧，那我還要花車費回來呢。基本上就剩五六百塊錢了，那打工根本就不可能。

解說：李新清楚的知道，靠打工想要籌到學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找工作似乎只是為了拖延一下上街乞討的時間。因為真正走上街頭向別人乞討，對於李新來說比做出乞討的決定更加的艱難。

在陌生的城市，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當中。他彷徨，他猶豫，他想放棄，他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來回的搖擺。想到他們那個人均收入不足四百元的小山村，想到年邁的父母背著行囊艱難地爬上火車出外打工的身影，他覺得周圍的世界離他是那麼的遙遠，人群中，李新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孤獨，但同時似乎也更加堅定了他上大學的決心。幾天後，在重慶的大街小巷已經漫無目地的“逛”了好幾天的李新，終於決定 開一切，開始乞討！

陳曉楠：當你真的下了這個決心之後，接下來要行動的時候，你發現你會嗎，怎麼討？

李新：不會。然後我就逛逛，就逛了好幾天，好像找工作為了拖一點時間，因為我覺得乞討，那太難了，沒法做那事，不想放下這尊嚴，那也算是一場戰爭吧，好像也是幾天時間，三四天，到最後我身上帶上的那兩百塊錢就花完了，那前幾天都是在火車站裏面過，晚上就在火車站或者候車室裏面過的。到最後我還是覺得，既然想來了，就試一下吧，現在什麼都不管了。就這樣。然後去買筆，買紙，就寫。

陳曉楠：你在哪兒寫的呢，當時你住在火車站裏。

李新：當時不是，當時身上還有幾十塊錢，我寫那個，肯定不想讓別人看見，我就找一個最便宜的旅舍，當時住的是四塊錢一個晚上。

陳曉楠：你之前都沒有住過旅舍？

李新：沒有。

陳曉楠：就是因為要寫這個，所以特別住了個旅舍？

李新：是。

陳曉楠：怎麼寫的。

李新：就把我實際情況寫在那張紙上，讓他們看明白我確實很困難，我想上這個大學，希望大家幫幫忙。然後寫完了，也是好幾天才敢到街上擺。

陳曉楠：一個步驟都花了你好幾天的時間？

李新：對。

陳曉楠：先是在街上走了三四天。一邊走一邊想。

李新：是。

陳曉楠：買了筆和買了紙，寫了。還是要再掙扎。

李新：對。也是好幾天都在鬥爭，把這東西寫完。還是不敢用，有幾天過去了，真的沒錢了，想著時間也是過了挺多的了，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到最後我就硬著頭皮，過去了。

解說：2003年8月2日，李新找了一個人少、偏僻的街道，把那一張已經寫了好幾天，但揣在懷裏一直都不敢使用的求助信鋪到了地上，艱難的蹲了下去。

李新：一放到那個地方，開始的人很多，就害怕，還是不敢，最後找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把它擺好。

陳曉楠：沒有人的地方。

李新：對。

陳曉楠：誰能給你錢呢。

李新：第一次的時候根本就沒有人看見，偶爾有一個兩個過來看一下，就這樣。

陳曉楠：你第一次把那個海報擺在地上，你是坐下來了。

李新：我是坐下的。

陳曉楠：第一次坐下來，坐在海報旁邊，是什麼感覺。

李新：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就好像自己已經不是一個人了，那個時候，當時就覺得，做個人很難做。當時自己蹲在那兒，眼淚就不斷不斷地流。

陳曉楠：那一刻，沒想過，不上學了？也不要讓自己這麼痛苦？

李新：對，確實是這樣想，第一次就得了幾塊錢，我也不知道幾塊，反正就幾塊，當時就是說，不上了，就是這樣上學付出的代價太高，好像這樣不知道值不值得。

陳曉楠：那時候想為什麼非要上呢，為什麼非要上呢？

李新：因為在我們那個村裏，有些人就是說，你們家命運就是那樣，好的出頭，好像就跟你們家沒有那個份。

陳曉楠：你就是要爭這口氣？

李新：對，我想聽這樣的話也不爽。

陳曉楠：尤其在你爸爸媽媽都出了這個事之後，就更加沒有人覺得這是可能的？

李新：對，聽有些人在背後說就是，命該如此。

陳曉楠：所以你就得跟這個命鬥爭一下？

李新：對。

陳曉楠：上了這個學能徹底改變你的這個命運？

李新：現在還說不清楚，但是這個大學我要是能夠念完的話，我覺得已經沒什麼埋怨了。

陳曉楠：沒有什麼遺憾了？

李新：對。

解說：李新說，一個人蹲在那條偏僻的小巷，雖然很少有人來看他的海報，但是他覺得好像有無數雙眼睛都在盯著他看似的，他不敢
頭，腦海裏一片空白，他甚至忘卻了自己身在何處，周圍的景象變得模糊而遙遠，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響，一切都顯得是那麼的不真實，好像是一場夢魘，他掙紮著想從這夢中醒來，他掙紮著想要逃離。李新覺得時間過得是如此的漫長，又是如此的艱難，第一天乞討，他要到了五塊錢。

陳曉楠：當時第一天要到了幾塊錢，是吧。

李新：對。

陳曉楠：照這個進度也不行啊。

李新：是啊。

陳曉楠：你的任務當時是五千塊錢。

李新：因為當時我呆在那個地方也就是幾十分鐘，沒多久，因為我不想在那裏呆了。

陳曉楠：堅持不了了。

李新：對，當時那種情緒實在是受不了。當時就覺得自己沒錢走了。大不了就不讀書，幹嘛在別人面前乞討。

大學生乞丐（第2集）：（二）我在煎熬中苦苦掙扎

2004年08月11日

解說：無法承受乞討時那種痛苦的煎熬，李新想到了放棄，但是第二天他還是來到了街上。他說經過長時間掙扎，艱難的做出了乞討的決定，有了最痛苦的第一次，接下來的第二次似

乎就有點身不由己了，他覺得自己好像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牽引著，踉踉蹌蹌的向著一個無法預知的未來走去。

李新：第二天過來就什麼都不想了，就找上人最多的地方，把紙擺上，然後什麼都不看，就低著頭在那個地方，那天我一蹲就是四個多小時。

陳曉楠：經過第一天那一次最痛苦的第一次之後，第二天就徹底的就放開了，不想了。

李新：對，也不要再想了，自己一想，什麼都不管，只要錢，當時就這樣想，只要能得錢就行，什麼都不想，那個時候還想去搶劫呢。

陳曉楠：你還想過這個呢？

李新：對，我說如果我去搶劫的話，也許沒搶到什麼錢，但是我覺得這樣，不太可能。

陳曉楠：乞討和搶劫有什麼不一樣？

李新：我覺得搶劫就是違法，要是我被抓到了，我就什麼都沒有了，乞討的話，大不了就是那時候那些人笑我，看不起我，以後有的是機會，當時那樣想的。因為如果去搶劫的話，很有可能一輩子什麼都沒有了。

陳曉楠：乞討你覺得只是暫時的有人笑你，有人瞧不起你？

李新：對。

陳曉楠：周圍經過的人看見海報，他們是什麼反應。

李新：可能在那方面騙人的，可能已經不少了，我第一天的時候還沒多少人說，就是看的人，然後就沒有人相信我這是真的，可能就是說，我這個人是個懶漢，不想做什麼事，就來這裏擺張紙，讓別人給你錢，然後你就坐著吃，有很多人就是這樣說的。

陳曉楠：你聽到他們說這些了？

李新：聽到了，而且很多。

陳曉楠：你跟他們爭辯嗎，你告訴他們是怎麼回事嗎？

李新：我告訴，但是我又不知怎麼證明自己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跟他們說，他們就不跟你對話，他們說完就走了，當時就是說，你不信就快走，當時我也沒說，我就說你快走吧，我心裏面是這麼想的。

陳曉楠：你又不敢說心裏想的。

李新：對，我說你不信，你就快走，你不該在這兒影響我。當時就這麼想。不過有心的人還是有，不過那些人都要問一下，都要具體瞭解一下，問我考了多少分，然後怎麼著，就跟他們說一些，然後他們說可能是，然後他們就給一點錢，當時他們給錢，我太不好受了就是給錢的時候，我就說，我怎麼向別人討錢了，別人給我錢的時候，我就說，好像這個錢我怎麼用，我幹嘛要向別人討錢。

陳曉楠：你接過那錢的時候？

李新：對，接錢的時候，就心裏特別難受。別人給的越多，這種情緒就越強烈。

陳曉楠：給的越多，你反而越難受。

李新：對。

解說：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李新低著頭蹲在求助書的旁邊，他不再想面子，不再想尊嚴，他要開一切一起就讓自己痛苦的“私心雜念”，他想儘快的要到錢，然後逃離這座城市。但是內心的痛苦和矛盾，還是始終形影不離地跟隨糾纏著他，讓他無處藏身。

李新：但是到後來我一過去就好像有點習慣了，就是說每天早上就知道自己要去做那件事，就去看，到街上去看，哪個地方有人，然後就準備到什麼地方擺。反正心裏還是在矛盾，不過這樣少了一點。巴不得這時間趕快過去，趕快湊點錢，然後回去，

陳曉楠：當時你在街上看到有別的乞丐嗎，乞討的人？

李新：有，有的都是一些殘疾的，或者是一些很幼小的，還有一些老的，看到那些很多。

陳曉楠：你那會兒覺得你跟他們。

李新：跟他們不一樣，因為我看到他們是那樣，而我是有勞動能力的，所以我覺得我要那個錢好像是不應該，因為我覺得不上學的人也很多，因為我寫了幾句英語在後面，怕別人不信，他們一般都說，一般有文化的人都不去做那種事的，那我就把幾句英語寫上。

陳曉楠：證明你以前是學過一些東西的，可能會考上大學。

李新：對，就給我一點，能證明我一點是學生，就這樣，後來我就加上幾句英語，我覺得那幾句英語有好多人都不認識，所以那段時間我覺得比我差得還有很多人，這些學不上也罷，所以就這麼想的。

陳曉楠：街上有沒有人說，我的孩子還沒上大學呢？我幹嘛要給你錢，讓你上大學？

李新：沒有。

陳曉楠：有沒有人表示不理解，為什麼，你非要上這個大學。

李新：好像也有，當時在我記憶裏，應該比較多的就是能考上大學，沒錢讀書實在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一件事，就是最可惡的就是那些不想做事，想在那裏騙人家錢，在我記憶裏，很多人的反應就是這樣。

陳曉楠：相信你的人不多？

李新：對，相信的人不多。

陳曉楠：你覺得他們如果真的是，如果他們知道這是真的，他們能理解你為什麼這麼做嗎？能理解你這個決定嗎？

李新：能理解。

陳曉楠：後來在街上呆了多少天？

李新：一共二十天左右吧。

陳曉楠：那你很有經驗吧，這二十天。

李新：差不多。也不要什麼經驗，只要你在那個地方擺上，有同情你的人，他就會給你錢。

解說：李新曾經是父母、他們那個村的驕傲和希望，是學校裏成績優秀的班幹部，他說乞討時的他，沒有尊嚴，沒有自我，想到學校、想到老師和同學，他時常恍惚的覺得那個蹲在人群當中乞討的人不是自己，他說那時的他，就像一個寒冬中快要凍僵的人，一個鼓勵的眼神，一句同情的話語，都會讓他感到溫暖，讓他銘記終身。

李新：我記得有兩個女孩子來陪著我在那裏蹲下，她們是上高中。

陳曉楠：為什麼陪你蹲下呢？

李新：我也不知道。

陳曉楠：她們怎麼跟你說。

李新：首先她就給我十塊錢，然後她一直在旁邊站著，好長時間，可能就是沒人相信吧，然後她就過來，蹲在我旁邊，她就說，我陪你在這兒蹲一會兒吧，我就說不用了，這樣太不好意思了，她說沒關係，我就在這兒蹲一會兒，她什麼也沒說，然後有人走過來，她就看那些人，看怎麼沒人相信，怎麼沒人同情，我看她反應就是那樣，然後她蹲了有十多分鐘，我說你該走了，我也要走了。當時我蹲在這裏，怎麼就沒人相信，她一直沒走。

解說：和李新的交談中，我能明顯的感覺到他在努力的為自己的行為尋找著理由，但每當這些能讓他內心稍許釋懷的理由出現，他又會不自覺的用另一個理由把它推翻。比如他一會兒覺得為了改變命運，暫時放下尊嚴也可以說的通，但一會兒又覺得無論怎樣都不能沒有骨氣，這無疑是人生一個很大的污點，一會兒覺得其實不上大學的人有很多，自己再怎麼著也不能伸手要錢，但隨即他又想如果人們知道了他是真的想上學而不是欺騙，或許也應該理解他，不應該把他和普通的乞丐混為一談。

就這樣，他的理由被一次次建立起來，然後又一次次被推翻，再建立起來，再被推翻，因此到最後，似乎李新仍然沒有給出任何一個堅定的答案。但也正是在這樣的起起落落之間，我知道我面前的這個18歲的年輕人經歷了他人生中最為慘烈一次自己對自己的討伐，自己對自己的戰爭。

陳曉楠：二十多天，你一共要到多少錢？

李新：要了一千多一點點，時間也快到了，因為我覺得我在那裏受那種心裏折磨也夠多了，我就說，這錢也要不到多少了，我也回去了。

大學生乞丐（第2集）：（三）我最怕的事情是欠人錢

2004年08月11日

解說：在重慶乞討了二十多天，2003年8月25日，李新失望地踏上了回家的路。到達凱裏後，他就直接趕到弟弟就讀的中學，把乞討來的400元錢交給了弟弟，叫他用這錢交新學期的學費。

陳曉楠：你弟弟知道你出去乞討的事情嗎？

李新：知道。

陳曉楠：你和他商量過嗎。

李新：沒商量。我跟他說。

陳曉楠：他什麼意見。

李新：他也表示很無奈，他也想，可能那是唯一的可能的希望吧，就試一下，那也算是機會，他反正沒反對。當然他也不會贊成，但沒辦法

然後我回來，基本上我去乞討那錢救沒多少了，就剩六百塊錢吧，我叔叔去東借西借，都沒借到，沒借到，然後我就去貸款，拿著通知書，去信用社。

陳曉楠：貸到多少錢。

李新：準備去貸五千，然後貸不到五千就貸三千。

陳曉楠：為什麼貸不到五千呢。

李新：因為那銀行就說，像你這樣，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還，也不知道能不能還，所以這錢也不能多貸，最多最多就貸兩千，他當時說，實在想不出什麼辦法了，要的是五千，那你就多貸一千吧，貸三千吧，就五千，我就不想了。

陳曉楠：帶著你貸到的這三千塊錢，加上你原來剩下的乞討得來的六百塊錢，離學費還差一千多塊錢呢。

李新：對，還差一千塊錢。

陳曉楠：就是你踏上火車，真的趕到學校的時候，兜裏那些錢是不夠他要求那些錢的。

李新：不夠。

陳曉楠：那你心裏怎麼想，當時一路上。

李新：當時我就想，還是再去看一下，先到學校去吧，當時我已經做好一切準備了。

解說：似乎人在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之後，就是被它的慣性推著往前走了。對李新而言，既然已經做了這樣的決定，就一定要尋找一個答案，看一看它的結果究竟如何。因此雖然他要來的錢離學費還有著相當的距離，而且如果要上學，就必須帶著這樣的負擔，他還是決定不能回頭，繼續向前走。

李新說，第一個學期中，其實他的學校並沒有嚴格逼著他馬上還上欠下的錢，也並沒有給他一個非常明確的期限，可是他依然寢食難眠，因為他從小最怕的事就是欠人家的錢，再加上太想把書念下去了，他實在怕有哪一天，忽然成為他大學生涯的終點。這一天會不會到來，什麼時候會到來，這個懸念，成為性格內向的李新心中一個無法排解的謎團。

陳曉楠：站在火車上二十多個小時，在想學費的事嗎。

李新：想，一路上就想那個，看能不能，就想能不能有其他方式，能讓我進這個學校，想得最多還是，當時也在想可能進不了那個學校。

陳曉楠：最後你踏進校門的時候，第一步踏進了這個理想當中夢寐以求的大學的校園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李新：覺得好像還有那種家的感覺，還挺高興，就是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能不能進那個學校。

陳曉楠：但是已經讓你有了家的感覺。

李新：對，那個時候，因為我來是一個人過來的。

陳曉楠：突然有一個地方，你可以屬於它，對吧。

李新：對，我說終於有個地方，可以讓我落腳，不過我不知道這個地方能不能長久，然後第二天我就去報名，我去報名就去拿我的那些證明，申請書過去，然後我就找到我們系的黨支書，他就看了我的情況，他就問我，你身上帶多少錢，我說三千多，然後說，那三千多，你就留一千多做你這個學期的生活費，你就先交兩千多吧，我就幫你開個緩交手續。

陳曉楠：你就欠了兩千多的錢。

李新：對，他就說，你就先交一部分，留一部分你再回家，想想辦法，把這個學期的交了，這個貸款我們以後再考慮。

陳曉楠：也就是說，不能立刻貸款，這一年欠下的兩千多塊錢，還是得自己想辦法。

李新：對對。

陳曉楠：後來帶著這兩千多塊錢的債，你一個學期是怎麼過的。

李新：還是有很多顧慮，還有兩千多，兩千七百塊沒交，有時候班主任過來說，要沒有交的話就交齊。

陳曉楠：就在班上。

李新：對。

陳曉楠：當著很多的同學來說，大家知道都有誰沒交學費嗎？

李新：應該不知道。

陳曉楠：但是你心裏覺得。

我心裏覺得，這錢該交了，但是又好像不知道怎麼交。

解說：當初來到學校，助學貸款是李新能夠上大學唯一的希望。助學貸款遲遲批不下來，欠下學校的近三千元錢和下學期的學費怎麼辦？生活費又從那裏來？錢的問題像一塊巨石沈沈地壓在李新的心頭，時時刻刻地糾纏著他。

李新多次想到了輟學，但是經歷了如此多的煎熬、折磨才好不容易走進了大學校門的他，看著周圍無憂無慮的同學，還是不甘心就這樣放棄。李新說，那時候只要有一點希望，他都會毫不猶豫地象救命稻草一樣緊緊的抓住。但對失去了父母的李新來說，他實在沒有什麼好的辦法。絕望中，李新又無奈地想到了乞討！

2004年寒假，李新南下深圳，再次乞討。

陳曉楠：你上一次在重慶的時候，當時十幾天，是吧。

李新：二十天。

陳曉楠：乞討得了一千塊錢。那麼你這一次如果再去深圳的話，如果還是這樣的話，那麼離你的目標還差很遠，而且如果你是打工的話，可能掙到你說七八百塊錢，你為什麼不選擇打工呢？

李新：因為打工也湊不齊啊。

陳曉楠：但是你乞討能湊得齊這錢？

李新：這有可能。只是有可能而已。但是去乞討比打工希望大一點，因為是別人給的，也有可能一分不給的，也有。

陳曉楠：這好像就是賭博？

李新：對，就像賭博一樣。

陳曉楠：因為打工是既定的，一定只能得這麼些錢。

李新：嗯。打工最高最高就是五六百，七八百。

陳曉楠：但是乞討有可能得到。

李新：有可能得到三四千塊錢，有可能，因為去年暑假有那段經歷，所以還是想到那個，就

是說最後一次吧，看能不能把沒交的學費湊到，然後交到，我下年學期沒有措施的話，我可能就不讀了，自己打工，來供我弟弟來上算了。

陳曉楠：你當時做好心理準備？不再讀了。

李新：還沒進學校或者進學校之後都想過這個。

陳曉楠：那你前面的努力這麼長時間的努力不就都白費了嗎？

李新：我也想過努力可能不成功的，我去乞討我也知道，沖著就是大一的學費，到了大學然後再看學校有沒有貸款或者減免這一方面的，如果沒有的話，就算我白上了這個大一，其他的我也沒有什麼遺憾。

陳曉楠：因為連乞討都已經（做了），這件事都做了，已經所有的努力都已經嘗試過了，如果還不行的話，你就只有放棄了。

李新：對。

陳曉楠：想到放棄的時候，心裏是什麼感覺。

李新：我覺得自己努力這麼多，如果還沒有什麼辦法，這乞討如果要我一直乞討讀完這大學，我想我是讀不到了。

陳曉楠：你說這是最後一次，再賭一下。

李新：嗯。

解說：在對李新的採訪幾個小時當中，我一直在問我自己是不是有些過於殘忍，因為我們回憶的是那樣一段讓人有點透不過氣來的經歷，是他心理最深刻的痛。為了保護李新，你們始終沒有看到他的面孔和表情，不過其實我雖然面對著他，大多數時間李新也沒有看我的眼神。我們坐在水邊，而他的眼睛始終盯著水面，像是要把一肚子的心事都講給那一面湖水聽。

冷暖人生：大學生乞丐（第3集）

2004年08月18日

上集回顧：

（旁白）十五歲的時候，他放棄師範，選擇上高中，想要圓一個大學的夢。為了支撐他的夢想，已經年過五十的父母一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們在意外的事故中先後離去，留下了正在讀高中的他和弟弟。

李新：當時我弟和我去，根本沒法相信，怎麼好像就是，是命運還是怎麼回事，當時我和我弟好像就是不知道什麼是傷心了，當時已經哭不出來了。

（旁白）十八歲的時候，為了死去的父母，他決心把“夢想”進行到底，暫時放下尊嚴出外乞討。

李新：就好像自己已經不是一個人了，那個時候，當時就覺得，做個人很難做。當時自己蹲在那兒，自己的眼淚就不斷不斷地流。

（旁白）為了延續自己的“夢想”，2004年寒假，他南下深圳，再次乞討。

李新：我覺得自己努力這麼多，如果還沒有什麼辦法，這乞討如果要我一直乞討讀完這大學，我想我是做不到了。

陳曉楠：你說這是最後一次，再賭一下。

李新：嗯。

李新 (三)

登錄於: Fri Oct 8 11:59:59 2004

大學生乞丐 (第3集)：(一) 我把學生證放在自己的身前

2004年08月18日

(旁白) 2004年1月11號，李新坐著火車來到了深圳，開始第二次乞討。有了第一次乞討的經歷，李新沒有像重慶乞討時那樣的猶豫，他第二天就來到了街上，他不想想得太多，他只想抓緊時間，儘量多要一些錢，然後返回學校。

陳曉楠：這一次到了深圳之後，乞討的感覺和上一次一樣嗎？

李新：差不多。

陳曉楠：心理上還有障礙嗎？

李新：有。一樣的地方就是沒人相信，他們說，一個真正的大學生是不會來這裏乞討的。

陳曉楠：他們這麼說。

李新：對，他們就是說，你這樣寫，我也會寫啊，你給不給我錢。

陳曉楠：這次去深圳和重慶最大的不同，是不是在深圳乞討的時候，你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了，在重慶的時候呢，你還不算是個大學生，這在你心裏上有差別嗎？

李新：沒差別，反正是大學生不是大學生都一樣，覺得乞討還是一樣。

(旁白) 深圳的乞討，李新雖然少了一點猶豫掙扎，但是乞討的痛還是一樣，還是一樣深深地折磨著他，跟隨著他。為了讓人們相信他的故事，相信他確實需要幫助，李新把自己的學生證放在了身前。

陳曉楠：我聽說你放了學生證在那個地方。

李新：對，還有很多人說這個是假證件，不過這樣相信的人就多一些。

陳曉楠：但是你把學生證放在那兒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李新：我就覺得好像對學校的一種侮辱，別人都說家醜不外揚，這樣好像對學校有一種不太尊重，我也很愧疚。

陳曉楠：你覺得對不起學校？

李新：嗯，所以我拿了學生證之後，也是有猶豫了很久了，當時就拿一本學生證，後來還是沒有人相信，然後我把那地址都寫在紙上了。

陳曉楠：你當時擔不擔心學校知道。

李新：非常擔心，好像做這個事就不想讓認識我的人知道。

陳曉楠：但是你還是把地址寫上了。甚至把學生證放在那兒，那學校就很有可能知道。

李新：對，這個也想到，好像有時候就像賭博一樣，想的就是儘量，別人不要真正聯繫了，你們相信我，確實有這種心理。

陳曉楠：你想讓他們相信，是為了這樣，他們能給你錢呢，還是因為，如果他們相信你的話，你心裏上會好受一點。

李新：對，相信會好受一點，至少我不要別人說我是騙人的，就光靠這個來騙別人的錢，別人這樣說我是最難受的。

陳曉楠：所以你得證明。

李新：對。

陳曉楠：連地址都寫上去了。

李新：嗯。

陳曉楠：其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有嗎，或者給你印象最深的人。

李新：有。就是一個婦女在旁邊看了很久，至少半個小時吧，她是很普通的那種婦女，她看了之後，到最後她就遞了五塊錢，我聽到她說了就是，實在太辛苦了，我聽到那一句話，然後我就頭過來看她一下，她那雙眼睛已經紅腫了，可能她也是已經哭了很久了吧，然後她遞五塊錢上來就說，我也沒什麼錢，然後她就走了。

（旁白）李新每天都上街乞討，甚至春節都是在大街上度過的，但是在深圳乞討了二十多天，他只要到了一千多塊錢，這些錢僅夠他新學期的生活費用，欠學校的近三千元錢和新學期五千多元的學費還是根本沒有著落。眼看著寒假就要結束，李新只好無奈地回到了學校。他唯一能寄希望的就是新學期他的助學貸款能儘快地批下來，但是同時，李新也做好了輟學的準備。

陳曉楠：你現在在學校裏可以申請得到貸款嗎？

李新：已經申請了，不過還沒批下來，貸不貸現在還不清楚。

陳曉楠：難嗎，貸到款難嗎？

李新：我想應該不容易。

陳曉楠：難在哪兒？

李新：聽他們說，貸款也需要擔保的。

陳曉楠：擔保，你找不到人給你擔保？

李新：根本沒有擔保人。

陳曉楠：如果是能夠貸到款，你知道能貸到多少錢。能完全解決你的學費問題嗎？

李新：可能不行吧，像我們這個學校也不是很好的學校，很普通的，貸款的名額本來就少，貸款的數目可能也不多，我想能夠解決我的學費和生活費，我想應該不可能。

（旁白）雖然李新覺得不可能，但是他還是想儘量延長一點自己大學的時光，能夠多堅持一天，就是一天。他利用課餘時間出外四處尋找打工的機會，希望能解決一點問題，但是由於大一的課程緊，並且自己還沒有學到什麼專業的技能，適合的工作一直都找不到。後來，李新在老師的幫助下，才在學校的餐廳找到了一份收拾餐桌的活。

李新：上學期收拾一下餐廳裏的餐桌，然後就吃一頓飯。

陳曉楠：管你一頓飯？

李新：嗯。

陳曉楠：你收拾餐桌能給多少錢呢，一個月？

李新：沒有。

陳曉楠：沒有錢，就是管一頓飯。

李新：嗯。

陳曉楠：那貸款，勤工儉學的辦法都想了。還有其他的辦法可能補上你這個學費嗎？

李新：沒有其他辦法了。

陳曉楠：那你現在的生活來源呢，你每個月的生活費從哪里來？

李新：我來了這個學校這段時間，靠的全部是我乞討來的錢。

陳曉楠：花那個錢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李新：這錢好像不知道怎麼花，有時候，花這個錢好像是一種恥辱，還是怎麼樣，很難受，我就覺得如果有人能夠借我錢的話，那該多好，別人給的就不想花那個錢。

陳曉楠：借的和給的不一樣。

李新：對。

（旁白）回到學校後，李新非常害怕學校、同學知道他曾經乞討的事情，他跟老師、同學都說寒假他回家了。但是李新回到學校後不久，就有在深圳給過他錢的人打電話到學校詢問李新的情況，因此學校最終還是知道了。

陳曉楠：後來學校真的知道之後，對你有什麼影響嗎？

李新：他們表示對我這樣的做法有點不滿，覺得這樣會損害學校的聲譽。

陳曉楠：你發現學校知道了之後，你的心理上是什麼感覺？

李新：就有一種壓力，我怕學校的老師看不起我。也怕同學們看不起。

陳曉楠：你覺得會嗎？

李新：的確這樣想的，但是會不會，那也不知道。應該，這種做法的確是一種，好像是一種很無能的表現，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真的好像沒有能力，是一種很墮落的吧。

陳曉楠：你覺得是一種墮落，你在不斷地自責嗎，你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在譴責自己嗎？

李新：有，有時候就想，自己幹嘛那麼笨，做這事之後就好像很後悔去做那事。

陳曉楠：很後悔。

李新：嗯。

陳曉楠：可是你沒別的辦法的時候，你覺得你這樣堅持上學是個錯誤嗎？

李新：我覺得堅持上學不錯，有時候覺得錯就是不應該去乞討。

陳曉楠：乞討是錯，堅持上學不是錯？

李新：對。

陳曉楠：但是如果你不乞討的話，你當時有別的辦法嗎？

李新：當時就想不到更好的辦法。

陳曉楠：所以也想不到這個事情，想起來怎麼想是想不明白。

李新：對。

陳曉楠：你很怕同學知道，是嗎？

李新：嗯。畢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我就怕我這樣的經歷會讓同學們都知道，我就想，如果他們真的知道了，我可能，有可能就是說，不再這裏上學了。

陳曉楠：又想到不上了。如果他們知道了，你就呆不下去了？

李新：對，當時就這麼想，就是說如果把這個事情讓他們都知道的話，我就很沒有這個臉在這裏，跟他們一塊兒。不過現在覺得還是學業重要，如果他們真的知道了，可能我也會忍耐吧。

陳曉楠：你就一直在這兩種想法裏反復地跳來跳去。一直在兩種感覺裏面，在掙扎。

李新：對。

大學生乞丐（第3集）：（二）這不會讓我自卑

2004年08月18日

陳曉楠：同學們知道你家裏的情況嗎，知道你的家境嗎？

李新：知道。

陳曉楠：知道多少。

李新：那一次在班上申請助學金的時候，我們班也有好幾個學生都說，家裏很困難，有一位同學還說，他父親去世了，當時聽他們說的時候，我自己心裏都很难過，自己都在哭，然後輪到我說的時候，我就說我父母親都去世了，說著班上全體同學都在哭，我自己在講臺上講的時候，我也是，還說不成話了，就那一次，班上基本上都瞭解我的情況。

陳曉楠：你覺得他們想像得出來，你所經歷的這些東西嗎，想像得出來你的家鄉的情況？

李新：我都不去感覺他們是什麼樣的感受，當時我覺得我講的也是，講得很吃力，講完自己都覺得很傷心。

陳曉楠：他們對你目前的困境，他們都能理解。

李新：應該都能理解。

陳曉楠：但是你為什麼會覺得，如果他們知道你出去乞討的話，他們就不可能理解你？

李新：我想如果他們真正知道了，可能也會理解，但是做這樣的事，我覺得確實是一件，好像覺得很丟人的事情，很沒有骨氣，我覺得，所以他們不知道那是最好，如果知道了，我覺得也無所謂吧。

陳曉楠：真的無所謂嗎。

李新：不知道，反正現在想的就是，他們不知道那是最好，我也不想任何人知道這麼多事情。

陳曉楠：比起那些家境比較好的學生來講，你的生活上這麼大的困難，家裏很窮？你會覺得自卑嗎？

李新：也沒有太多的自卑，我也不是很羨慕那些有錢的，如果我能讀完這個大學，出去沒有什麼能力，這才是自卑，現在在學校生活困難一點，沒什麼關係的。

陳曉楠：這不會讓你自卑。

李新：不會。

陳曉楠：但是如果讓他們知道了你在外面乞討。會讓你覺得自卑。

李新：對，畢竟是沒有骨氣的一種做法。

陳曉楠：我很驚訝因為乞討，李新用了一個很重的詞來形容自己， - - “墮落”。其實在中國古代，曾經有武訓為辦義學不惜乞討的故事，似乎為了和學習有關的這樣一個還算高尚的理由的去乞討，在中國人的理念裏，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於李新來講，強烈的自尊自醒，讓他始終無法原諒自己。於是這個小小年紀孤身一人的男孩，就獨自在內心用最重的刑法在懲罰著自己。我不知道我這樣說是不是合適，可是我確實想到了這樣一句話，或許有些痛苦也是值得尊重的。

陳曉楠：你現在一個月的生活費是多少錢，你要花多少錢。

李新：兩百二三（十）。

陳曉楠：花在吃飯上要多少錢。

李新：吃飯上面，一百八十塊錢。

陳曉楠：你吃的和別的同學有不一樣嗎。

李新：差不多，我看大部分有些人吃的都是一餐兩塊錢，一塊五。

陳曉楠：你比別的學生節儉嗎。

李新：也沒有，吃得少的話，我就吃不飽。我的飯量比一般的同學要多，我在高中的時候，別人吃一份，我就要吃兩份，我才能吃飽，我不知道我飯量怎麼比別人要大。

陳曉楠：你經常在算這個錢應該怎麼花嗎。

李新：對，就是除了吃之外，其他的如果沒有必要就不要花。

陳曉楠：你能明顯地感覺到，你和其他的同學在生活方面有不一樣的地方嗎，和他們有什麼差別。

李新：我們宿舍，大多數是從農村來的，我覺得他們花錢也挺省的，花就花在一些買衣服，其他的花在抽煙這些，所以我都不敢想，我也不會花在這些地方。

陳曉楠：乞討來的錢，現在是不是也花得差不多了。

李新：這個學期應該也能夠吧。

陳曉楠：到這個學期，支撐下去了，那麼下個學期的生活費和學費，一共加起來是多少錢？

李新：生活費可能要一千左右。

陳曉楠：學費呢。

李新：學費每年要五千零五十。

陳曉楠：你想過這六七千塊錢怎麼辦嗎。

李新：首先我想的就是貸款。

陳曉楠：但像你剛才說貸款也有困難，貸不到怎麼辦。

李新：貸不到有可能就不上學了，很有可能，我也有這個準備。

（旁白）李新做好了輟學的準備，因為為了上學他暫時放下了尊嚴兩次乞討，但是尊嚴，要叫他長久的放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他說他不可能再一次去乞討了。

陳曉楠：已經堅持了這麼長時間了，你也一直有決心要堅持下去，如果真的說到了第二天就不能再上了這種情況之下，有沒有可能再去乞討。

現在想去應該沒有了，我想到以後也不可能有了。

陳曉楠：為什麼。

李新：我想這樣做也不是辦法，就這兩次看來，也解決不了問題，

陳曉楠：如果乞討能解決問題的話，你覺得在你第二天就無法再上學的情況之下，你覺得還有沒有可能再去。

李新：不可能。我覺得乞討就在乞討過程中，或者乞討回來之後，心理上很難受，好像是一種折磨，讓我受不了。

陳曉楠：可是如果不上學的話，這麼多年的努力，以及這種折磨也都白費了。

李新：現在我想，如果大學沒讀完，不一定能決定以後會怎麼樣吧，但是我儘量會，除了乞討之外，其他只要不犯法，我會儘量努力，要把這個大學讀完。

陳曉楠：如果讀完大學，你會做什麼。

李新：可能首先從打工開始吧，現在我什麼都沒有，能做什麼。

（旁白）李新離開家鄉後就再也沒有回去，他的弟弟在叔叔有限的資助下繼續著高中的學業。李新知道弟弟無依無靠一個人在縣城讀書的艱難，弟弟是他最大的心病。當初李新選擇上大學，雖然弟弟非常支援他的選擇，但是作為大哥，對弟弟，他的內心總是懷有一種莫名的歉疚和不安。

陳曉楠：我聽說你這個假期想去打工。

李新：對。也許打工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但是至少比沒做過什麼事，肯定要強得多。

陳曉楠：所以就沒辦法回家了。

李新：對。

陳曉楠：現在你弟弟也面臨考大學，是吧，聽說他學習也不錯。

李新：嗯。

陳曉楠：如果他真的也考上大學的話，怎麼辦呢。

李新：是啊，這個我也經常在想，但是我想的就是，我弟弟上大學了，我可能差不多就工作了，到那個時候我就可以供他上學。但是畢竟還差一年，他上大學我還沒畢業，當時我選擇我要上大學的時候，我就擔心我弟弟上不了學，所以當時我想放棄，打工試試看，這樣做我弟弟可能就不會失學了，如果兩個在學校的話，那好像根本就不可能。

當時我弟弟說，你已經考上大學了，讓我去打工，讓你先上了一年，我休學一年，然後看有沒有什麼辦法，我以後再來讀吧，我說這樣不行，因為畢竟他還那麼小，這根本不可能，我想，因為我父親去世的那一刻，我就想我不讀書了，可是我弟弟他不可能不讀，他應該繼續在學校，我去打工，當時這麼想，但是後來想的那些很多方面，自己如果能去大學，那就最好不過，想一切能夠想的辦法，都去想一下吧，去努力。

陳曉楠：現在你還沒有一個很完美的答案。

李新：對，現在還是覺得迷茫。

大學生乞丐（第3集）：（三）我不會再做這樣的選擇了

2004年08月18日

陳曉楠：面對著李新的一次次歎息，其實我不禁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當年李新留在家裏，父母沒有對他的期望，他能安於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他或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痛苦，而如果李新不是愛讀書，嚮往文人墨客的風骨，他能安於接受別人的施捨，他或許也不會用如此多的知識和道理來懲罰他自己。當然生活永遠沒有如果，沒有這些假設，最後就定我們也不會有準確的答案

陳曉楠：你在學校裏的時候，像你的這些內心的這些困擾，每天掂量著這個錢怎麼來，下一步怎麼辦。你有人能去傾訴傾訴嗎？你能跟誰說說嗎。

李新：來到這裏還沒有，我的情況很多同學都知道，但是我的心理感受沒有幾個人知道。

陳曉楠：你不會跟他們講。

李新：嗯，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講他們可能會明白，但是有時候覺得，講了也沒什麼。

陳曉楠：所以他們看見你每天和他們上學，上自習，吃飯，他們並不知道你自己心裏在掂量著下學期還要不要和他們在一起。

李新：嗯，有時候我們表現得就是，他們有時候開玩笑，這方面我表現得比較冷淡，他們就覺得我性格有點怪，他們就說，有時候看你很有個性，我說是的，我很有個性。

陳曉楠：就你很酷。

李新：對，比如說有時候他們召集什麼活動，我就覺得沒有必要，沒興趣，他們就說你很有個性，我也就是陪他們傻笑，就這樣，當時我就覺得，那個時候自卑感就有了，過後還是會消除。

陳曉楠：怎麼消除呢。

李新：這種感受已經不少了吧，過後有時候，（安慰自己）那一些沒有什麼，自從家庭這樣以來，我就對這一些刺激什麼的，就不太感興趣。

陳曉楠：有哪些玩的你不會去，你不能去的。

李新：特別是玩消費一點的東西，我就不去。

陳曉楠：你覺得說興趣。

李新：對。

陳曉楠：你告訴自己說，我也沒興趣。

李新：對。

陳曉楠：在學習上會受什麼影響嗎，我知道你是學數控的，會用到很多電腦這一類的東西。

李新：影響學習就是，不知道這個學期能不能持久，現在學這麼點東西，反正也沒多大用處，如果沒把它學完的話，將來這個也是白學。

陳曉楠：你怎麼會這麼想。

李新：因為我覺得要學的東西應該很多，但以後還不知道能不能學。

陳曉楠：每天都這麼擔心，一定很難過。

李新：對。有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很長。

陳曉楠：你在學校裏什麼時候是很快樂的時候，很高興的時候。

李新：高興的時候，我也說不清楚。

陳曉楠：總有高興的時候吧。

李新：高興的時候，我也想不起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是最開心的時候。比如說現在這個時候吧，把這感受說了，輕鬆一點，就是最高興的時候。

陳曉楠：說出來會好一點。

李新：有時候確實這樣，但是就是找不到傾訴的物件。

陳曉楠：但是對像我們這樣的人說了，你也會有一點點擔心。

李新：對。我覺得這是我的故事吧，我從童年到現在，這種經歷，這種心理感受，我想以後不會讓任何人知道，就讓自己知道就行了。

陳曉楠：為什麼。

李新：我也不知道，不過有時真的想找一個人把這種感受說一說。

陳曉楠：為了保護李新，所以我們沒有拍攝他正面的面孔，我不知道在講述所有的這些內心經歷的時候，你們能不能想見他的表情。其實和李新的談話，起初他一直極力壓抑著自己的情緒，畢竟是一個十八歲的大小夥子，即便講到關鍵之處，他也是儘量地保持冷靜，忍著。忍得久了，甚至有時候他臉上還出現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但是終於有一刻，他還是釋放出來了，終於像一個委屈的孩子似地哭了。

從幾年前母親去世，李新就始終被各種力量撕扯著，矛盾著，這性格內向，心思縝密的男孩子始終在一個人扛著，扛著生活學費都沒有著落的擔心，也扛著一個因為自己曾經乞討，而自己賦予自己的頗為沈重的十字架。而如果未來仍舊沒有一個情感的出口，沒有豁然開朗的轉折的話，我真的不知道，帶著如此沈重的十字架，他會展開怎樣的一段人生。

陳曉楠：將來如果很悲觀的想，如果你真的沒有能夠上這個大學的話，你覺得這一年的大學生活，會在你的人生裏，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是一個什麼樣的回憶？

李新：沒能讀過大學，可能也是種遺憾吧。努力那麼多，父母也是付出那麼多，最後還是沒

能讓他們如願，完成學業，還能有什麼遺憾，遺憾的是，他們沒能留下來享受我對他們的報答，我覺得他們的命是最苦的。

陳曉楠：這一段乞討的經歷會在你以後的，整個的人生裏，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

李新：這個，也許是我人生中做得最大的犧牲，犧牲我的自尊，這也許也是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吧，我覺得做這個決定，比要做放棄學業去打工，這個決定，好像。

陳曉楠：難度更大。

李新：對。

陳曉楠：你後悔嗎，現在。

李新：不後悔，既然做了，就自己爭取，反正有機會自己都一定要去爭取。

陳曉楠：會覺得這是你的生活當中，生命當中一個陰影，或者說是一個污點。

李新：也有這麼想，但是我覺得陰影不會很大。

陳曉楠：如果說你還像當時面臨這個選擇，是放棄尊嚴還是放棄上學，讓你重新選擇一遍的話，你還會像原來那樣選擇嗎。

李新：我覺得尊嚴還是比上學重要。

陳曉楠：你不會像上次那樣選擇了。

李新：不會了。做了之後，還有做之前，還有在做的過程中，都是一種好像就在一個，好像很痛苦的那種海底裏掙扎，那種（感覺）很難受，現在不敢想那些東西，一想就想哭。

陳曉楠：你覺得你的這場經歷，給了你什麼東西，你得到了一些什麼？

李新：我也不知道得到了什麼，至少現在我覺得不怕什麼困難，再怎麼困難，就算面臨死亡，我也不怕，就是現在我不能上學了，我覺得就算現在沒有什麼依靠，或者我一個人到什麼地方，我覺得什麼困難都不是問題，都不會怕。

陳曉楠：如果你爸爸媽媽知道你上了大學了，而同時他們也知道你因為要上這個大學，而有一段乞討的經歷，你覺得你爸爸媽媽會以你為驕傲嗎？

李新：這個不知道。

陳曉楠：你每次想到自己的這些經歷的時候，你會覺得這個世界或者說這個社會，或者說你的命運對你不公平嗎？

李新：命運，我都從來不去想公平不公平，我就想，這個教育好像就是對我們這些窮人來說，好像要跨那一步就很難。

陳曉楠：我們採訪結束的時候，天色已經很晚了，因為還要急著趕路，所以來不及請李新吃晚飯。我想學校食堂肯定已經沒飯了，所以就將我們採訪的時候帶去當中午飯吃的一大兜，吃剩下的餅乾飲料全讓李新拿上，李新起初堅決不要，他推拖了好久，不過突然間他像想起了什麼，有點孩子氣地說，好吧，宿舍裏每次都是同學們買零食，然後分給我吃，這回我終於可以也拿點什麼回去，分給他們吃了。於是，李新就是這樣和我們分了手，在李新的學校門口，我看見他拎著那包吃剩的餅乾，消失在夜色裏。

<http://www.phoenixtv.com/home/phoenixtv/200409/07/324325.html>

冷暖人生：《姐妹花》

2004年09月07 日

陳曉楠：各位好，這裏是冷暖人生，其實對我們冷暖人生攝製組來說，剛剛過去的這一個月有著一番特殊的意義。因為在這個月裏，我們翻山越嶺，我們走街串巷，認識了一群很特殊的年輕人，真的，他們那麼年輕，且是那麼執拗，他們為著自己近切而又遙遠的大學之夢始終在堅持著，但也始終在徘徊著，而這遠遠近近之間，他們送給我們的是行行色色的艱難故事和帶著無限憧憬的青澀的笑容。

也是在這個月裏，我們也一下子認識了那麼多關注我們節目，也關注他們的命運的朋友，多的超乎我們的想象，一個月以來，每一天，節目組的電話，我個人的電話，總公司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每一個訊道，都被這一些急切的詢問還有真誠的感慨所添滿，而這一切也讓我們頓時覺得，那一次次的舟車勞頓，一次次的努力搜尋是如此值得。我猜，他們，我們和你們，在這個月當中，或許是真正感受到了一次共同的內心的悸動。

有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老人，她會說中文，但是呢，不會寫，但是她執意，要親手給曾經上街乞討的大學生李新寫一封信，再寄上一張支票，於是她就特別找了一個小翻譯在電話旁邊一筆一劃的現場指導她，我們呢，通過電話，也一字一句地念，所以光是學者寫出這個地址，就費了老人不少的氣力。

還有一個深圳打工的年輕人，沒有能夠完成自己的大學夢想，而共同的感受也讓他執意要送上自己的棉薄之力，他說，他其實最想的是和這些學生做個朋友，因為他太知道，他們心裏頭藏著些什麼，他們需要傾訴。

還有一位元老教師，一大清早就給我打了個電話，電話裏她的聲音很著急，她說你能不能今天就一定告訴我，這幾個學生現在怎麼樣了，今天就說，因為我昨天晚上就徹底沒有睡著。在這源源不斷的信件，電子郵件當中，其實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落款，一個母親，一位教師，一個在校的大學生，一個普通的打工者，一個曾經的苦學生，等等等等，但是所有的人幾乎都說了這同樣的幾句話，那就是我想幫助他們，望儘快回覆，因為學生們馬上就要開學了。

大家的行動其實的確是很快，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面，不算大部分直接去和這些學生聯絡的人士，光是托我們代轉給李新的捐款已經有三萬餘元，而且這些錢呢，都是由很多人的幾百塊，一千塊慢慢積攢起來的。接到這些捐款之後，我們很長時間沒有找到李新，後來我們才知道其實利用暑假，李新到南方打工來了，最終他還是收到我們的消息，收到消息的時候，李新半天沒有說出話來。

後來，他給我們寫了這樣一封信。他在信上說，我真的很高興收到這個消息，不過，又覺得心裏不是滋味，真的不想讓那麼多人知道我的故事，不想把這小小的悲痛向那麼多人訴說，也不想看到他們用那麼多同情的目光來看我。當然，也有人會說我是懦夫，我很多時候覺得我就是個懦夫。我想我只需要在我實在力不能及的地方有幫助就足夠了，如果誰能借我一點錢，我一定還，我真的寧願不要任何人的捐款，如果真的有很多幫助的話，我會找到一些和一樣需要幫助的人提供給你們的，我真的不需要那麼多。

姐妹花：特殊的家庭背景（一）

2004年09月07日 16:04

陳曉楠：說實話，李新接到捐助之後的這種矛盾的心情是我過去沒有過多的去想，可是現在想起來呢，又覺得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也許正是他們，這些躍躍欲試要開展自己人生的年輕人，和一般受助者的不同。在和這些學生們的接觸當中，這樣的感覺一直很強烈。他們很努力，他們很優秀，也有文化，他們沒有去過外面的世界，可是比起同齡的孩子，他們顯得成

熟，更重要的，他們有著自己對未來的種種設想，種種理想，他們有著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想要一切靠自己的那種自尊，甚至也有著孩子氣的驕傲。

於是他們那麼渴望得到幫助，可是真正在幫助面前的時候，他們又是那麼的想要拒絕。李新所說的類似的話，我們在另外一次採訪當中也聽到了，她們就是來自湖南的雙胞胎姊妹，李琴和李弦。

記者：今年高考，兩人都考了555分，想到會考一樣的分數嗎？

姐妹：沒有想到過。

記者：怎麼碰上了，考一樣的分數，也奇怪。

別人總說我們是不是有時候心靈相通什麼的，我覺得沒有，因為我沒有過這種感覺，我覺得這次的考試，可能也是特巧，但是有一點，就是我們有時候生病的時候，總是兩個人一起病。

記者：你倆不太一樣的性格。

不太一樣。

記者：她比較活躍活潑。

我比較急躁。

記者：還有什麼不同。

反正我們班同學一看就分得出。走路就可以看出來。

記者：走路她比較快。

嗯，我比較像男孩子。

記者：你呢，你文靜一些。

慢一些，可能節奏慢一點，老師說她顯得沈穩一些，說我不沈穩。很幼稚。

（旁白）也許是特殊的家庭背景，讓我們倍加感受到親人的可貴，爸爸走的太早，堅強的媽媽用她那柔軟的雙臂，在呵護著我們，超負荷的家庭重擔，常常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她只好背著學生的行囊，回到湘潭老家，另謀生路。

淚光中我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強，與爺爺奶奶一起度過的日子是平實而又簡單的，爺爺頂著烈日，灌溉著一棵棵菜苗，讓它們茁壯成長，奶奶起早貪黑為的是占個好攤位，讓菜賣個好價錢，看著他們操勞的背影，我們更加堅定了信念，一定要好好讀書。

陳曉楠：兩姐妹一個叫琴，一個叫弦，當年他們的父母一定是希望兩個女兒能夠真的有琴弦上音樂中那樣美妙的生活。正像她們浪漫的名字一樣，兩個女孩子都娟秀乖巧，而且都心思細膩，倆姐妹原來呢，誰都沒有出過遠門，這一次去北京，本來別人看來是件很幸運的事情，但其實她們當時還是猶豫了很長時間，幾經勸說才最終出發的，有一個原因是爺爺奶奶從來沒有離開過她們，很是不放心，另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這看似瘦弱的兩個小姑娘有時候卻倔的出奇，而此刻，她們也有一種旁人沒有想到的一種很特殊的心理。

姐妹：有一次，就是第一次拒絕了別人，別人專程來看我們，還帶了，好像是一千元吧，就是說要給我們，我就是不要，不想要，就拒絕了，心裏好內疚的。

記者：就是報道了之後，有人專程來看你們。

姐妹：嗯，他們已經到我家裏來了，他們送錢給我們，他放到我奶奶手上，我搶過來

，我就放在他包裹面了，我不要他們的，我覺得很內疚很內疚，但是心裏，我覺得就是說一百遍對不起，說一百遍謝謝，我覺得還是很內疚，他們（大人）就說我們，可以籌到一點就籌到一點，說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家裏的情況什麼的。

記者：不懂事？是吧。但真的如果沒有這些資助的話，你要上不了學怎麼辦。

我開始想是貸款，貸款就是自己的事情，到時候自己還，不要靠別人。

記者：怎麼還。

那時候我讀書，多大學畢業四年畢業以後，找到工作，我自己還。

（旁白）讀書真是我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知識的海洋中，我們盡情地暢遊著，也許在這個時候，我們才是最放鬆，最自由的，我們常常都會學得忘了時間，忘了自我，忘了周圍的一切。

姐妹：我們搞學習喜歡搞得很晚很晚，奶奶就一直喊，一直喊，我們有時候太累了，有時候九點鐘就打瞌睡，坐在這裏就睡著了，就是很累，不管坐在哪里都睡得著，奶奶就叫我們，叫我們三聲沒有應，她就知道我們睡著了，就叫我們去睡覺，我們就生氣，不睡，就說別人搞學習都搞得很晚，只知道叫我們去睡什麼覺，不去睡。後來硬是想打瞌睡，我們就手巾放在冰箱裏面，往眼睛上面（敷著），蒙著眼睛，就清醒（一些），有時候點眼藥水，點眼藥水就刺得眼睛十分得痛，後來就清醒了，有時候就到陽臺上去走一走，反正就是想很多辦法，打瞌睡。

記者：你家裏人對你有什麼期望沒有？

家裏人，我奶奶，跟我說過，高考之前她說，要是你們兩個都考上就好了，她說就會為奶奶爭氣了，她說我爸爸死了以後，她說，這裏人我覺得都有點那種思想，就說，兒子比較好。吧。

記者：重男輕女。

他們就自從我爸爸死了之後，我奶奶就覺得，這裏人就有一點。

記者：瞧不起你們。

可能有點這種。

記者：所以你們兩個爭氣。

她說要是你們倆個人都考上，那就為我爭氣了，這樣說。

姐妹花：兩個姑娘一個都不能少（二）

2004年09月07日

陳曉楠：倆姐妹和爺爺奶奶相依為命，因為她們的父母不在身邊，兩位老人就恨不得用兩倍，三倍的愛去彌補上一切的缺失。我們去採訪的時候，只是把姐妹倆約出來到同學家去拍攝，老人已經很不放心，問了半天，最終才放心，而且也叫囑咐了很長的時候，弄的姐妹倆都有點不好意思，說，他們就是這樣，生怕她們兩個有任何的閃失。

這回去北京，兩位老人更是思前想後幾宿都沒睡著覺。爺爺奶奶如今都六十多快七十歲了，九年以來，他們靠著一畝多的菜地，撐起了姐妹倆的讀書夢。但是到大學的門檻之前的時候，他們真的是有點不從心了。

爺爺曾經很真切地看著我們說：

“現在流行出去打工，可是像我這樣的年紀出去打工，還能有人要嗎？”

說這話的時候，他似乎也沒有在等待什麼回答，因為他總是很快的再加上一句話，說：“只

要我活著，就得讓她們繼續上，而且，兩個姑娘一個都不能少”。

記者：婆婆，天天這麼早起來去賣菜啊。

嗯。天天要去賣。

記者：賣得怎麼樣，能掙多少錢？

賣得一二十塊錢，一天。

記者：天天你擔著這個擔子去，擔得了嗎？

擔不了慢慢擔。息氣啊。擔一下息一氣，又挑著走。

記者：我看像您這麼大年齡賣菜的都少。

我是沒有辦法。我家的兒子去世了，當然是困難，因為媳婦年紀輕，她不在我家，我想到我就覺得造孽，她們還小，我們一年一年老了。

記者：當時這兩個孩子，怎麼就你想留下？

我就是幹活，要把她們養大。

記者：擔心這個學費嗎。

當然是擔心，我準備實在沒錢就讓她們去貸款。

記者：能貸到嗎。

還不知道，暫時。

記者：北京的公司要給她們錢，她們還不想接受，你現在不是急需錢嗎。

你現在不是特別需要錢嗎。

我需要錢，需是需要錢，我慢慢的搞。

記者：你可以先要著，以後她倆畢業，上班之後再還這個人情。

不好意思要別人的錢。

記者：他們有這個能力幫助你們，解決問題，不挺好的嗎。你沒想接受這個幫助。

政府的我當然接收，個人的我就不接收，個人的不接收。

記者：個人的錢不接收，為什麼。

政府的錢呢，以後她們畢業了，賺了錢了，再去報答。

（旁白）大學對於我們而言是人生的另一個殿堂，是人生的一個新的起點，當捧著錄取通知書的那一那，我更加明白了那溫暖的目光，操勞的背影，和不眠的夜晚，他們所帶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沈重，濃郁的愛。

絲瓜要嗎？絲瓜。

絲瓜要嗎。

陳曉楠：就在兩姊妹奶奶賣菜的菜市場拍攝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巧的事，我們很偶然地碰到了和李琴李弦年齡相仿的另外一對姐妹花，而她們是自己在那個菜市場裏賣菜，還在不斷地吆喝，在菜場喧鬧的嘈雜的人群當中，她們兩個的氣質，明顯的有點格格不入，看得出來，她們有意讓自己顯得成熟老練，可是那種靦腆的學生味還是擋不住地讓她們看上去很顯眼。

攀談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又是個意外的發現，因為她們也是兩個大學生，姐姐去年已經上了大學了，妹妹今年剛考上，正在為學費發愁，賣菜掙來的一分一毛，雖然明顯是杯水車薪，可是她們總覺得至少得為此做點什麼。

（旁白）我家是個普通的農民之家，父母就靠種菜賣菜為生，來供養我和姐姐讀書，原本貧窮的生活，由於一次意外，而更加雪上加霜，父親1989年遭遇車禍，從此便不能從事過重的體力勞動，家庭收入日漸減少，更不幸的是，2003年，父親被確診為鼻癌，第一次進行放和化療就花去六千多元，而這六千多元，都是媽媽向親友們借來的。

王劍玲：我每次看到，我父親在醫院裏，我母親她又不告訴我父親要多少費用，什麼都不跟他說，然後自己一個人默默地回家，晚上睡不著覺，總是在想，這個錢要到哪兒去籌，去借，這家借了不能再借了，人家也不富裕嘛，就換一個人家，但人家她跟你交情也不是很深，他會借嗎，她總是想這些問題，有時候她晚上都說出夢話來了，她自己不知道，我聽到過一兩次。

記者：她跟你說過這些困難嗎。

她不說，因為那時候我高考還沒有考完嘛，反正就是瞞著我們兩個人，他們自己背著，特別是我母親。

姐妹花：這一段青蔥歲月（三）

2004年09月07日

（旁白）父親想節省醫療費，強行要求出院休養，不料2004年春節期間，父親的病惡化，只得拖欠緩交醫藥費的形式入院再次進行放療和化療，我偷偷地告訴老師，這個學我不能上了。

王劍玲：夜深人靜的時候，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想啊想啊，多方面都考慮到了，特別是家裏經濟條件，都想到了，最後還想到，那時候就想父親的健康重要一些嘛，自己的學習的話，大學校，要是我自己去打工，賺點錢，過幾年再來繼續讀，好像還可以，但是這個父親的病是不能拖，那時候我想的就是先治父親的病，自己的學業嘛，先暫時擱置。

父親：我的小女兒挺懂事的，她就跟老師說，她說我爸爸病了，我姐姐讀大學，家裏經濟困難，我不想讀書，打工維持家庭生活，她跟老師說了，沒有跟家裏說，我聽了以後，又著急，又擔心，我就說，我們土話叫，我說你不要管那麼多，你安心去考試，不要背包袱，要仔細檢查，發揮自己的潛能，穩定，沈著，冷靜，後來我女兒她說你不要管我，你去治病，我會自己照顧自己，所以說我們父女都是互相鼓勵，互相支援。

記者：你這麼鼓勵她，你自己心裏有底嗎。

心裏，我已經做了這個打算，就是說，現在硬要是籌不到錢，但是最後最後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去攢助，去搞募捐，我說我有口氣，還是會讓你讀書。

陳曉楠：王家姊妹倆從小懂事，在街坊鄰里之間這已經是

所周知的事情了，甚至連她們的父母也說，沒有想到，自己為什麼會有如此的運氣。有這麼兩個好女兒，自然，提到姊妹倆，父母倆都是掩飾不住的興奮和自豪，甚至有一陣還笑著半嗔半怪地說，這兩個孩子從小就是太有主意，小時候她們得的獎狀都從來不拿給我們看，說是怕我們一高興又糊裏糊塗地忘記了那些正經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一對小姐妹，在九年苦讀之後，也依然不想把那寫著學費的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拿給父母。

王劍玲：正式收到錄取通知書，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學校通知我，開始還蠻高興的，那時候

我還在睡午覺，然後就說電話來了，我還以為自己在做夢，為什麼這麼快就來了，一坐起來，又捏了一下自己，不是在做夢，是真的，然後就挺高興的，馬上就穿好衣服，準備去拿錄取通知書，但是在路上又挺擔憂的，覺得拿到錄取通知書了，學費肯定又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吧，然後就想怎麼辦，怎麼辦，臉上那個笑容一下子就沒有了，然後臉就很沈了，就低下來，老是在想想，然到到學校裏面嘛，就拿了那個錄取通知書，打開一看，就計算那個學費，總共就是六千多，在想，哇，六千多，怎麼辦，讀一年加生活費什麼的，都一萬元了，現在家裏都欠了五六萬的債，甚至就想，到底是去讀呢，還是不去讀，那時候挺矛盾的。

記者：又想不上學了，給爸爸先看病，另一方面可能又挺害怕的，是吧，前途也挺渺茫的。

王劍玲：那時候整個腦子裏面就是胡思亂想，不知道說什麼，想什麼，神經一樣，晚上睡覺經常睡不著。

（旁白）現在家裏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靠身患甲亢的母親種些小菜，踩著那輛破舊的三輪車在菜市場吆喝買菜，收入甚微，只不過是杯水車薪，她的頭髮由於過度操勞，花白了許多，皮膚粗糙開裂，我每每看到母親那勞累的背影，和她手上那深深的裂痕，總忍不住淚流滿面，於是，這個夏天，我和姐姐也蹬起了三輪車，去幫媽媽賣菜。

記者：你最開始賣菜，會賣嗎，別人都是賣過很久的。

不會賣，頭一天，稱都不認識，第一次賣菜，就問人家，請問一下，我認識稱嗎，我不太認識，不好意思，就望著我笑，你不認識稱，還賣什麼菜，笑我。

記者：你之前就沒學一學。

學了一些又忘了，然後賣得少的話就不太懂，然後稱的時候，又緊張，總是覺得自己不會賣，緊張，就顫抖，那稱明明是在這裏，然後稱到這裏，一敲，然後稱砣打到自己的腿，特別搞笑，感覺。

記者：你覺得挺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臉都紅啊。

記者：怎麼張那個口，去吆喝。

沒辦法，在邊上站著看人家吆喝，就跟著學，學了一兩天不就挺成熟了，就像一般會賣菜的了。

記者：一兩天就學會了。

對，其實就是要大膽一點嘛，只要你不怕，跟著人家一起學還是挺容易的，只要畢竟你會算帳什麼的，這就比較簡單了，只是還是有一些累，現在賣菜好多就賣熟人，他不認識你，他說你從哪兒冒出個小姑娘，沒賣過菜，這菜是不是打了農藥，那我不放心，不買你的，就買邊上的，急，乾著急。

記者：你現在賣菜知道這個錢掙得有多難嗎。

難，確實。一塊錢，還不知道有多少菜，一大籃子菜啊，還只有幾塊錢。

記者：碰見過同學老師什麼的嗎，知道你賣菜嗎。

碰到過一兩次，頭一次碰到，我很遠就看到那個老師來了，就望一下兩邊，就說你幫我看一下，我去有事，我就跑，真的，不讓他們看到，後來有一兩次沒注意到，老師已經到面前來了，碰到，心裏挺不是滋味，那時候臉又紅了，挺尷尬的，然後他說，你急什麼，我還幫你買菜嘛，這不是很好，這樣子，他說，畢竟你用自己的勞動賺錢啊，這又不是什麼壞事，這樣子說，我又覺得確實，我又不是做什麼違法的勾當，為什麼就不能挺直腰板跟人家說話。

記者：現在就覺得沒不好意思了，不會不好意思。

沒什麼不好意思的，確實，只要你心裏不那麼想，你不覺得自己比人家矮一截，低人一等，那就可以，挺直腰板做人挺好的。

陳曉楠：其實劍玲心裏明白，以賣菜得來的一塊錢兩塊錢，和學費所需要的幾千甚至上萬元來說，完全不是一個等級的概念，但是她好象就是被一種什麼力量所鼓動著，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似乎，是在較一股勁，和自己的命，和自己的窮較那麼一股勁。在這條路上，只要走出一步，她就覺得是自己贏。採訪的最後，劍玲告訴我們說，如果湊不夠學費，她就先去打工，以後再圓自己的大學夢。

陳曉楠：從一份份的申請表格，一張張表格上兩寸小照片，一些或平實或抒情的文字
述，到一個個真正出現在我們眼前的鮮活個體，我想，我們這一個月的艱苦的尋訪有著沈甸甸的收穫。

這些年輕人經歷了很多城裏的孩子，包括城裏的我們無法想象的一切，他們承受了很多，他們做出了忠於自己的選擇，他們也許表情青澀，也許連倔強和自尊的那種表達也都有點稚氣未脫，他們也許處在最脆弱最需要別人扶助的階段，可是與此同時，我想他們的故事也給了我們很多。

可能是因為上學的關係，每一次採訪，我們都覺得我們這一些故事的主人公們，他們的氣質已經和他們的父母，他們身邊的人，有了些許的不同，無論是談吐還是表情。我想將來，當他們真正走出來，可以肯定，他們還會有更大的不同。我不知道，到那個時候，再回頭看去，看看這一段青蔥歲月，看看這一段堅守和選擇，也看看這一片故鄉的土地的時候，他們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精彩回顧）

在所有的採訪中，我們聽到這些年輕學子們說的最多的話，就是改變命運，走出去。我知道可能同時也有很多人在想，在思考，上大學，是不是就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的出路，而為了這對於他們來講過於奢侈的選擇，是不是可以放棄，用另一種方式去改變，過另一種生活。

我想說起來，這可能是個太複雜的命題，至少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找到完美的答案，我知道我眼前的這些孩子，也還沒有。他們只是知道，走在大學校門口的時候，他們已經離那個夢很近了。不管怎麼說，我想，可能每一份堅持和盼望，每一份追逐和執著，都有著它的道理吧，當然，也因此會有自己的代價，也有自己的魅力，不管怎麼說，在承受貧困和擺脫貧困之中，在需要幫助和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幫助之間，他們在完成著人生的第一堂課。

（電話採訪李新）：現在我已經收到一部分錢了，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沒問題，我覺得應該夠了，如果你們在那邊還收到很多錢的話，如果多了，你們就另外再找類似於我李新這樣的人，去幫助他們，我真的很感激幫助我的那些人，我知道可能想幫助我的人應該很多很多，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12133&Cr=palestin&Cr1=>

UN News

Current violence pushing Gaza into a humanitarian crisis, UN agencies warn

5 October 2004 – The ongoing violence in Gaza, on top of the sharply deteriorating humanitarian situation this year, is pushing the Palestinian population into a deep crisis, a dozen United Nations aid agencies working in the region warned today.

They called o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humanitarian agencies unrestricted and secure access into Gaza for both personnel and relief supplies, ensure the free movement of humanitarian goods and personnel within the territory, and respect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by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Palestinian civilian population.

"The UN organizations recognize Israel'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particularly the need to stop Palestinian rocket and mortar attacks into civilian areas; however, its actions should be 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t should not use disproportionate force," they said in a statement released in Jerusalem.

Since 28 September, 82 Palestinians have been killed in Gaza, including 24 children, while 5 Israelis - including 2 children - have lost their lives. For the year, approximately 45 Palestinians have been killed each month in Gaza and poverty rates are predicted to rise to 72 per cent.

At the same time, movement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Israeli Defence Forces (IDF) have prevented effective delivery of humanitarian aid. The UN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UNRWA) - the main organization helping people in the region - has not been able to deliver emergency food aid to the north of Gaza.

The IDF has also denied UN personnel secure access into Gaza for the last two weeks - making a total of 65 days so far this year that the UN has not been able to enter.

In related news, Secretary-General Kofi Annan was asked in New York if Israel should apologize if what it had claimed to be a rocket being loaded on a UN vehicle was in fact a hospital stretcher.

"In my discussions with the [Israeli Ambassador to the UN], I did raise that if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facts are not correct, that they would issue a disclaimer on their side," he replied.

=====

<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world/200410/06/335564.html>

聯合國說以軍加沙行動已造成24名巴兒童死亡

2004年10月06日

新華社耶路撒冷10月6日電(記者高路明大軍)聯合國駐加沙辦事機構6日公佈的報告顯示,以軍在加沙地帶北部執行的“贖罪日”軍事行動已經造成24名巴勒斯坦兒童死亡。

報告說,自從9月28日以軍在加沙展開軍事行動以來,共有82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24名兒童。報告指出,以軍行動嚴重破壞了加沙的人道主義狀況,限制了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發放,使巴勒斯坦人陷入人道主義危機。

報告還說，2 0 0 4 年平均每月有大約 4 5 名巴勒斯坦人喪生。加沙地帶的貧困比例目前已經上升到了 7 2 %。（完）

美國是世界亂源

登錄於: Fri Oct 8 11:54:22 2004

美國否決以色列撤軍決議案

BBC 中文網

2004年10月06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3710000/newsid_3718800/3718808.stm

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又發動了兩次導彈襲擊

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了一項決議，這項決議要求以色列立即結束在加沙的軍事行動，並要求以色列從被佔領的領土中撤軍。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國中，有11國投贊成票，羅馬尼亞、英國和德國棄權。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丹福思說，這個由阿拉伯國家提出的決議案是片面的，而且有失平衡。他說，決議案只要求以色列從加沙撤軍，但內容卻沒有提及任何對以色列發動的火箭攻擊。

加沙行動

在決議案遭否決之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又發動了兩次導彈襲擊，打死包括一名伊斯蘭聖戰者組織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在內的五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在最新的加沙地帶的軍事攻擊行動中，有七十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

以色列說，它正在試圖阻止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發射火箭襲擊。在加沙地帶的南部地區，以色列部隊槍殺了一名正在去上學的巴勒斯坦女孩。

emir

登錄於: Wed Oct 6 17:56:29 2004

美國是全世界最常動用否決權的國家，它幾乎對於一切壞事都動用否決權來加以保護，就像當年海珊施放毒氣，美國不但照樣對各國譴責決議加以否決，甚至捏造假情報說不是海珊放的毒氣，然後嫁禍給美國的敵人伊朗，把伊朗形容得像什麼應該千刀萬剮的恐怖魔頭統治下的瘋狂國度一般。

台灣近年來出現一批逢美則舔逢中則恨的 "愛台灣" 人士，佔據各個領域的各個位置，講話從不根據事實，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當美國開始妖魔化伊拉克，說什麼他們有大規模毀滅武器時，這些愛台灣人士就完全照著這些謊言覆述，甚至加油添醋，自己發明。

陳真 2004. 10. 6.

=====

安理會籲以色列結束加薩行動 美國否決

中央社紐約聯合國總部五日法新電

美國今天在聯合國否決一項阿拉伯國家所支持的決議草案，這項決議草案要求以色列結束目前在加薩走廊所進行的軍事行動。

英國、德國和羅馬尼亞在表決時棄權，其他十一個安理會理事國則投贊成票。

這項決議案在安理會十五個理事國中，至少需要九個理事國贊成才能通過，但是同時也要避免任何一個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安理會目前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分別為英國、中國、法國、俄羅斯和美國。

【2004/10/06 中央社】

工友

登錄於: Wed Oct 6 11:07:31 2004

這是上一集冷暖人生的對白。有了錄影機後，許多節目都錄了下來，就像看沈從文的小說那樣，世界和平就靠這些東西了。

雖然只能貼文字，沒有影像，但文字還是很值得讀，而且應該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讀，別快速瀏覽。

陳真2004. 10. 6.

<http://www.phoenixtv.com/home/zhuanti/fhxd/Inrs/200408/31/320380.html>

冷暖人生：走出愛滋村

2004年08月31日

解說詞：2004年8月6日，按照一份中國扶貧基金會提供的“新長城”特困助學金申請表上的地址，我們“冷暖人生”“2004中國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攝製組，來到了河南省上蔡縣五龍鄉熊橋村，找到了我們的第四個拍攝物件熊長東。

演播室：在全國扶貧基金會給我們提供的所有特困大學生的申請表格當中，有一份在我們看來有著一種特殊的沈重。因為這上面的一些字眼似乎和大學二字來自完全不相干的兩個世界 - 愛滋病，賣血。

這個學生叫熊長東，他來自河南上蔡縣的愛滋村，而家中的頂梁柱，他的父親在幾年前被確診是感染了愛滋病，而一時間，他的大學夢想在這樣的地點這樣的時刻就顯得是那麼的奢侈和不切實際。

熊長東在申請書上這樣寫著：20多年以前的土坯房，我們現在還在住著，屋頂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每次下雨，我和爸爸就拿一塊大塑膠布爬上房子去補窟窿，但往往還是外面大雨，屋裏小雨，那根大梁在大雨當中也劈了一半。就在我們趕到他家的時候，我們得知，熊長東所描述的這坐土坯房終於還是在我們到來兩天之前倒下來了。

走出愛滋村：（一）以血汗供我上學的父親染病了
2004年08月31日

解說詞：兩天前的深夜，突然下起了一場大雨，熊長東家修補了無數次到處漏雨不堪重負的屋頂不斷發出異樣的響聲，熊長東感覺不對，趕緊拉著父母往屋外跑，三個人剛剛跑出屋子，他們住了已經二十年的老屋的屋頂就塌了。

陳曉楠：這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有點要倒的意思了，當時。

（熊長東）父親：中間那個柱子，今年過了年就斷了，這邊都頂住了。

陳曉楠：住著多危險啊。

（熊長東）父親：那會兒，凡是能頂的地方就頂一塊，能蓋的地方就蓋一塊。不行了蓋點這

個，不行了再蓋點那個。東西都濕了，有的東西不行了，泡爛了，都搬出去了，也沒有啥東西，也不像別人有什麼家具啥的，我們都是一些破破爛爛的。

陳曉楠：中間就一直沒有錢重新蓋一個房子，或者是好好修一修？

（熊長東）父親：關鍵問題就是沒有這個經濟實力，要是有經濟實力，把它修一修，還是沒這個經濟實力。

陳曉楠：要不塌下來遷住那兒？還湊合著住呢。

（熊長東）父親：對的，還得住。俺倆個好遷就。

陳曉楠：你們倆個好遷就，老倆口，怎麼住都行？

（熊長東）父親：那是。

陳曉楠：湊合，對這個老房子也有感情了吧。

熊長東：小時候，我們家人多地少。三個半大的孩子好像總是吃不飽似的，於是父母便跟著人家東奔西跑去賣血，上駐馬店、西平等地，用那微薄的賣血錢來供我們吃穿和上學，有時一天竟能賣兩三針。現在看到父母胳膊上成堆的針眼，我就感到痛苦、內疚，好像那一根根針就紮在我的心裏。

陳曉楠：大概是在什麼時候，你心理很清晰地意識到，供你上學的學費，可能是父母親用血換來的？

熊長東：大概是有一次吧，家裏實在沒有錢了，因為又需要交學費嘛，所以，我爸和我媽，他們就賣血了，回來之後，替我交的學費，好像幾乎那一次念的學吧，每一次都是這樣來的。

陳曉楠：你拿著那幾百塊錢，是什麼感覺，交給老師，交給學校？

熊長東：看著自己父母的血汗錢吧，來供自己上學，有時候每到交學費的時候，回來看到家裏的情況，有時候就不好去說，好像對學校吧，能拖就拖。

（熊長東）父親：因為他們幾個都在上學，經濟上比較拮据，反正這個村莊吧，這個地方比較偏僻，其他也沒啥收入，所以農村就興起賣血的環境，所以就參加了賣血這個行列。開始要（交）學費了，那就先去賣幾點血，先去交學費，那個情況，那是很現實的。

熊長東：我爸2002年秋季去外地給人家打工時，感冒發燒一直不退，但他仍不願回家，因為家中處處都需要錢，尤其是我這個伸著嘴等著飯吃的學生。他自己強忍著幹活，晚上才熬些藥，直到無法再撐下去了，才被迫無奈地回來，一回來就被診斷為愛滋病！

熊長東：他從外面打工回來之後，因為我們這兒已經有發現的了，所以看見他的病情好像跟別人的很相似，所以推敲著可能也就是這種病吧，所以我們家裏人就讓他去縣醫院檢查檢查，開始讓他去他不願意去，畢竟這種病出來那段时间好像受別人的歧視，到最後看見別人都去了，所以他就願意去了。

陳曉楠：後來是誰最先拿到那個化驗單呢？

熊長東：我大哥，那段时间怕我爸受不了吧，還給他弄一份假的化驗單，恐怕他接受不了，開始沒有告訴他。

陳曉楠：他相信嗎？

熊長東：似信非信吧，自己也清楚了。

陳曉楠：那幾天家裏是什麼樣的？

熊長東：我母親她心裏感到壓力比較大吧，我們還背著我父親，很自然的會流淚，哭了，沒辦法，畢竟我爸是家庭的支柱。

陳曉楠：但是在他面前還不能表現出來？

熊長東：在他面前還得裝做好像跟沒病似的。

陳曉楠：你記得第一次一家人把這個話說開了是在什麼時候？

熊長東：好像到現在一直沒有說開，他自己就知道。

陳曉楠：等於是默認了？

熊長東：嗯。

陳曉楠：你自己剛知道得病的時候，是什麼心情？

（熊長東）父親：剛知道得這個病的時候壓力很大，考慮到這個家庭，你得了這個病，你一個男人在外面各方面，搞一些經濟來支援家庭的開支，資助小孩上學，錢可以用在那裏，對不對？現在你要到哪個地方，病一嚴重，你又得花錢，考慮治不好，你壓力不大嗎？首先壓力大得很。

陳曉楠：你心裏這些話，這些壓力，發愁的地方，你會跟兒子說嗎？

（熊長東）父親：不能跟他說。你當父母的，你自己的心情，這個不應該跟小孩講，你本身有壓力，你再跟他講，對小孩產生各方面（影響），他也有一定的想法，對不對？這是肯定的。你的思想壓力，一切苦痛都在你自己心裏，你自己承擔，小孩，有的東西不必要跟他說的這些事情，你跟他說，會起副作用，對不對？

解說詞：父親的病使原本開朗的熊長東變得沈默寡言，在老師、同學面前他感到自卑，感到壓抑，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熊長東說父親的病，是埋藏在他心裏的秘密，他不願意讓老師和同學知道，那時，他最怕的就是聽到周圍的同學說到“愛滋病”這三個字。

熊長東：我在學校那方面吧，確實不能跟別人說，這種病，很受到別人歧視的。

陳曉楠：如果說了會怎麼樣？

熊長東：如果說了，有一點同學會離你遠一點吧，在他們眼中，對這種病非常恐懼。

陳曉楠：後來你的同學有知道的嗎？

熊長東：應該說沒有吧。

陳曉楠：這會不會讓你在上學的時候帶著特別沈重的一個負擔，因為你需要隱瞞些什麼，恐怕別人知道？

熊長東：和其他同學相比吧，感覺到有點自卑吧，好像在別人面前有時間會抬不起來頭，畢竟心理需要埋藏一些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東西吧。

陳曉楠：同學之前有談到愛滋病的時候嗎？

熊長東：有，我們那邊一個文樓區比較有名，愛滋病，恐怕有真的來自文樓的吧，恐怕有人就會拿他開玩笑，就這樣。

陳曉楠：他們會怎麼說？

熊長東：開玩笑就說，我是文樓的，我就是愛滋病，不要和我接觸什麼的，好像文樓村就是一個代名詞了吧。

陳曉楠：大家拿這個開玩笑的時候，你可能也正在旁邊呢。

熊長東：嗯，是，只能保持沈默吧。

陳曉楠：你在你自己的心裏有沒有埋怨過父母？

熊長東：沒有。

陳曉楠：你很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熊長東：嗯，是的，他們都是為了我們吧。

解說：愛滋病使家裏的主要支柱倒下了，但讓熊長東沒有想到的是，這僅僅是災難的開始，2003年，熊長東父親的病剛剛有點好轉，另一場災難也接踵而至，這場災難使一家人幾近絕望。

走出愛滋村：（二）父親拿救命錢供我讀書

2004年08月31日

熊長東：2003年村裏出現了不少愛滋病患者，因為在賣血的熱潮中，我哥也賣過不少，他去醫院化驗了一下也是愛滋病患者。那個冬天，我哥因肺部感染，不停地咳嗽又引發了肺炎，由於家中沒錢，拿一些藥苦苦支撐著，實在撐不下去了，才讓我們把他送到醫院，幸虧搶救及時，才過得去那個年。爸爸也因操勞過度，又犯了病。家裏便再也沒有平靜，整天不停的針與藥，滿屋子沖人的藥味與藥瓶，越堆越多。

（熊長東）父親：我身體剛好轉一點，去年一種了麥，我那個大兒子就躺下了，也臥床不起。肺部感染，嚴重得很，最後沒辦法了，我給他弄到醫院住了半個月，到處借錢。這邊他娘早上起來就跑去借錢，我那邊手續辦了，這幫人用車拉著，趕緊進院，連掛氧氣帶掛針。

陳曉楠：等於這一家裏頭，兩個支柱，兩個頂梁柱。

（熊長東）父親：那可（不是），他要開支，其他沒人掙錢，經濟上光開支沒人掙錢，經濟上是個大問題。現在特別這個病，因為壓力也大，有兩個病號，花那些錢，各方面的情況，思想重重壓力，這是最難過的時候，當時我考慮到過不到現在，我都想到過不到現在。

陳曉楠：那麼絕望，那會？

（熊長東）父親：絕望得很。

（熊長東）母親：我給他打針。半夜發燒叫我起來，我就給他打針，因為掛針，他那個病傳染，人家不敢（給他打針），最後都是我自己（給他打針）。

記者：其他人不敢去？

（熊長東）母親：嗯，開始不敢，怕傳染。

記者：你以前會打針嗎？

（熊長東）母親：沒有，他有病我才學的打針。

演播室：在走進這個以一種怪病命名的村子之前，說實話，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具體的想象那裏究竟會是怎樣一番景象，我們做好了心理準備去面對任何壓抑的、殘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真相，但是到那之後，我們發現這個村子迎接我們的是兩個字平靜，出奇的平靜。

和其他的村莊相比，這裏似乎沒有什麼不一樣，一樣的錯落有致的院落，一樣的三一群兩一聚在街上聊天的村民。看見我們的時候，連那種好奇和害羞也都是一樣。但是隨即這裏的人告訴我們，其實這個村子裏幾乎每一家都有愛滋病人，而每一年也都有幾個人因此而死亡。

我想可能或許是因為大家擁有共同的命運，而且不得不接受，久而久之就習以為常，或許是因為愛滋病本身就有很長的潛伏期，所以如果不發病的話，也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和正常人沒有什麼兩樣。總之，這個村子表面上看上去一切如常，但是我知道那種種的不一樣，藏在每一個人心裏很深的地方。

解說：熊長東說不管家裏多麼艱難，父母都堅持讓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他繼續學業，為了他上學，父親的病稍有好轉就下地幫母親幹點力所能及的活。那時，政府每月發給每個愛滋病人一百多元的特製票券，愛滋病人可以用票券到醫院看病用藥。最難的時候，父親常偷偷地把票券換成真錢，一個人給在城裏讀書的他送去。熊長東說父親送錢的情形，他一生難忘。

熊長東：有段（時間）我真的不想上，上面發的那種紙幣，父親就捨不得花，要供我上學。他有時候看病，拿到這種錢會換成真錢。

陳曉楠：那種紙幣是專門去看病的？

熊長東：是的。

陳曉楠：發的那種買藥的券？

熊長東：嗯。

陳曉楠：然後他把紙幣換成真錢？

熊長東：嗯，有時間就給我送去，真的，當時我真的悲傷極了。

陳曉楠：你會覺得你花的每一分錢，可能都是爸爸買藥的錢？

熊長東：是的，有時間感覺到，花的可能就是我的救命錢吧。

陳曉楠：你有沒有跟你爸爸提出過，你不再上這學了。

熊長東：我不敢說。

陳曉楠：不敢說？

熊長東：嗯。

陳曉楠：為什麼？

熊長東：畢竟我是我們家中唯一的希望吧，如果我不上的話，我不知道我爸會怎麼想。他肯定很失望。我爸他掛著針的時候，他還在勸我好好上學呢。

陳曉楠：在最難過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因為兒子還是高中，要花好多錢，我聽說一年要三千塊錢，對你們那會兒到處去蹭藥費，借藥費，那是很大的負擔，有沒有想過不讓他上這個學，暫時不讓他上這個學，哪怕是

（熊長東）父親：那個時候我可沒這個想法。因為我再困難的時候，從我的思想，我不管是他上學，就是那兩個孩子上學，我的指導思想都是想讓小孩多學點知識，多學點文化。不管是在農村也好，你就在其他各個地方也好，你就出去打工也好，你還是多學點文化，多學點知識，這樣比較好。就是在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想到讓他棄學，我在有病期間，最嚴重的時候，我都鼓勵他，你別認為我有病，你都不好上好，你都想輟學，我再困難，你最好堅持，我跟其他人想法不一樣。

陳曉楠：我聽兒子說，你還經常把那個票換成真的錢，給他買點東西吃，或者給他交點學費 什麼。

（熊長東）父親：你換真錢都換得很少很少的，一百塊錢換了二三十塊錢。

陳曉楠：但那個時候家裏的學費的錢從哪兒來呢，你說上高中大概一年需要三千塊錢，這錢都是從哪兒來的呢？

熊長東：基本上，借著親裏的，鄰里的，然後家中喂點什麼東西吧，豬什麼，雞子，全賣了幾乎供我上學了。

陳曉楠：該賣的都賣了？

熊長東：嗯，有時間糧食 下來也都賣了，留一點只是將（就）夠吃的。

解說：家中的一切熊長東都深深埋藏在心裏，小心謹慎地不讓老師和同學知道，因為他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同情或異樣的眼光。但一次，家裏實在湊不足新學年的學費了，學費拖了幾個星期都沒有交。被迫無奈，熊長東給自己的班主任寫了一封長信，第一次向外人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熊長東：我開了學之後，他馬上找到我，把我叫了出去，感覺到見了他挺不好意思的，感覺到畢竟，因為這種病情，家裏有這種病情，面對好象是可以說是家庭成員以外的人，畢竟好像難以開口，我班主任他挺理解我的。說著說著，我也哭了。他說，其他的你不用管了，好好學你的習吧，堅決走出這個村子，走出你們那一片，以後都會好的。

陳曉楠：對你來講，這也是第一次對家裏人以外的人談這個問題？

熊長東：是的，心中憋的東西好像釋放出來了。

走出愛滋村：（三）我肩負著改變家庭命運的責任

2004年08月31日

解說：學校知道熊長東家裏的境況後免除了他的學雜費。2003年，熊長東考取河南農業大學，成為當年熊橋村唯一一個考取大學的學生。但面對幾千元的學費，看著一無所有的家，看著正在發病躺在床上的父親和二哥，熊長東最終無奈地選擇了放棄，一個人偷偷跑到了省城打工。兩個月後，熊長東的父親打聽到兒子在省城的地址，寫信給熊長東，堅持讓他回家。

陳曉楠：後來爸爸為什麼把你叫回來呢？

熊長東：父親說回來吧，回來再上一年吧，他讓我選擇的就是上大學。

陳曉楠：總之，你爸爸是絕對不會讓你就此出去打工的。

熊長東：是的，他不會讓我失學的。

陳曉楠：你覺得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決心，在自己的身體都已經如此不好的情況之下。

熊長東：畢竟我是我們家的希望，如果我輟學的話，那恐怕我們這個家以後很難改變這個窮家的命運了，所以我如果繼續上學，說不定那就是一次轉變的機會吧。

陳曉楠：所以你肩負著一個任務，是改變你們這個家的命運。

熊長東：嗯，可以這樣說吧。

陳曉楠：你自己會時時刻刻意識到這種責任嗎？

熊長東：在心裏始終裝著。

解說：熊長東又回到學校複讀，他拼命地讀書，決心第二年一定要考取一所重點大學，走出去，走出村莊，走出這片土地，去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使命。2004年6月，熊長東第二次參加高考，考取哈爾濱商業大學土木專業。

陳曉楠：像你這樣的學生，來自一個愛滋病家庭的學生考上大學，在你們這個村子裏多見嗎？

熊長東：今年就我自己吧。

陳曉楠：只有你一個人？

熊長東：我們這兒吧，上高中的學生就很少，到我這兒吧，我們村，出的大學生也只是三四個。

陳曉楠：多少年以來只有三四個？

熊長東：一直以來。

陳曉楠：幾十年以來？

熊長東：對。

陳曉楠：幾十年以來你們這個村子只出過三四個大學生？

熊長東：是的，這都是近幾年的。

（熊長東）父親：反正是心理上高興還是很高興，基本上也沒出過大學生，賴賴活活總是個大學，幾輩子也沒上過這麼大的學，考個大學上上。

陳曉楠：你覺得他上大學能改變一家人的命運嗎？

（熊長東）父親：改變不了，這個東西也並不一定是考上大學就改變自己家庭的命運，這個問題對他個人的前途。今後這個小孩有一個奔波的地方，農村說句土話說，能自己扒頓飯碗，弄碗飯吃，這就行了。

陳曉楠：現在這個學費，因為通知書上都寫著呢，學費你們怎麼打算呢？

（熊長東）父親：學費想辦法給他借啊。俺這個莊，基本上我都連票券還有帶現錢，跑了百分之五十，借票券。

陳曉楠：借遍了，已經。

（熊長東）父親：借遍了。你現在真湊合不起，還得想辦法借，真借不來，想辦法貸款也得。現在是你的義務，對不對？他只要願意上，他考上了願意上，是你的義務，你想盡一切辦法讓他上。

解說：因為家裏的境況，去年熊長東沒有能夠上大學，他的父母一直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兒子，兒子的未來是老倆口心中最大的心病。雖然家裏還欠著兩萬多元的外債，境況比去年也並沒有太大的好轉，但熊長東的父母說這一次不管想什麼辦法也一定要讓孩子走進大學的校門。父母的執著讓熊長東堅定了一定要走出去的決心，走出這片土地，走出“愛滋村”是他最強烈的願望。

熊長東說因為心理壓力還是很大，所以這次其實考得並不理想，離他最高的目標武漢大學還是有一定差距。他說可能是他太想考好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一個人肩上，不過我發現其實對於改變命運這樣的說法，父子二人有著不同的定義，熊長東認為要靠他自己來拯救全家，但是他父親堅持認為只要能將兒子送出去，讓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已經足矣，他並不期望熊長東能夠拯救全家人改變全家人的命運，而且他甚至也沒有期望日後熊長東能回到這一片土地。

總之，走出去，這三個字是一家人不斷在念的咒語，不過我想到，如果真的走出這一片地方，來自愛滋村這幾個字或許或多或少還是在熊長東身上會留下一些什麼符號，問到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像是愣了一下，他說其實沒有好好想過，我想可能是因為從小到大，熊長東並不會真正意義上的離開過這片土地，因此他可能也真的是無法想象外面的人會給這個村子裏的人會下什麼樣的定義。

陳曉楠：你會告訴同學們老師們，你是來自這樣一個地方，來自這樣一個村子嗎？

熊長東：會告訴他們的，但是我們家庭的情況，恐怕不會說。

陳曉楠：但是對於來自外界的人來講，可能來自這樣一個村子，來自這樣一片地方，可能就會有一些人，就會感到害怕。

熊長東：可能會有吧，但是你來自於哪兒，那個無法改變的，那是事實。

陳曉楠：你怎麼看待你生活的這一片土地，你怎麼看待你生活的這個村子和這個鎮子？

熊長東：畢竟在這村裏生活一二十年了，還是有點感情的，但是自己理想不在這個村子，一定要走出去，走出這個村子。

陳曉楠：走出去是你最大的理想？

熊長東：嗯。

陳曉楠：好多人都以自己的家鄉為榮，對你來講，會不會在這點上有特別複雜的那種心裏？

熊長東：有，一般相比吧，好像自己的家鄉帶著一種背景吧，不能與他們的家鄉相比，自己心中那份感情只能藏在心裏吧。

陳曉楠：還是會有那一份感情？

熊長東：是。

陳曉楠：你不會從心裏覺得這個家鄉好像帶給你一些負擔，如果說嚴重一點，甚至恥辱。

熊長東：沒有那個感覺，一個貧窮的土地吧，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應該能夠能為家鄉做點什麼吧，應該來改變一點自己家鄉的狀況。

陳曉楠：但是你想走出去？走出去和改變自己的家鄉之間是種什麼的關係？

熊長東：我感覺到這並不矛盾。

陳曉楠：你最想改變的是什麼。

熊長東：最想改變的可能就是家庭的情況吧，畢竟是貧窮，養了我們幾輩子了，感覺到自己應該改變了。

陳曉楠：你怎麼看待他們，怎麼看待你父母親這一輩人。

熊長東：對他們我不感到有什麼埋怨的，他們也為我們這一代吧，做出了他們應有的，幾乎是他們所有的了，連身體，連自己的全身都可以貢獻。

解說詞：就在一家人想方設法為熊長東四處借錢的時候，家裏修了無數次的老屋倒塌了。說起房子，熊長東的父母總是輕描淡寫。跟我們談得更多的還是熊長東的大學，似乎他們覺得現在有沒有房子住並不重要，籌到錢讓兒子上學，這才是家裏頭等的大事。熊長東的父親笑著跟我們說，他們已經借到一千多元錢了！

陳曉楠：我看您兒子正要走的時候，房子塌了。

（熊長東）父親：對，房子塌了。

陳曉楠：正好是給兒子籌錢上學的時候，這個房子，你估計什麼時候能再蓋起來？

（熊長東）父親：這房子，這房子我現在都沒準備蓋，也沒準備蓋，也沒這筆錢，也沒這筆錢，也沒這個想法，塌就塌了。

陳曉楠：你們住哪兒，你和老伴住哪兒？你和老伴怎麼住？

（熊長東）父親：在鄰居，我村裏鄰居那兒住。他去外面打工，在他家住，你不住那兒住哪兒，是不是，你沒房。

陳曉楠：住的（別）人家，總不是自己家啊。

（熊長東）父親：你現在沒辦法，只要這樣先對付了。

陳曉楠：估計得住多久？

（熊長東）父親：那沒啥準。

陳曉楠：總之兒子上學期間蓋起這房子，希望大嗎？

（熊長東）父親：希望不大，想盡一切辦法，根本希望不大。

陳曉楠：也就是說這四年，你和你老伴，就得住在別人家，湊合著。

（熊長東）父親：反正也得儘量想辦法，也不能總是住人家，對不對？你不管是蓋了也好，你慢慢的，蓋差一點，搭個棚子，不能總住人家，對不對？

陳曉楠：可能就是搭個簡單的棚子就住了。

（熊長東）父親：嗯，慢慢的弄。

陳曉楠：所以這幾天你是不是即有兒子接到通知書高興的事兒，結果房子又塌了，特複雜，這個心裏。

（熊長東）父親：心裏很複雜。

陳曉楠：結果恰好在你要離開這個家的時候，房子塌了，好像家也不成家的感覺。

熊長東：有那種感覺，感覺到沒得家，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了。

陳曉楠：你放心走嗎？

熊長東：不放心，但不管多久吧，房子還是可以蓋起來的。

演播室：說實話，在去艾滋村之前，我們是做好了心理準備的。我們準備著去接觸一個沉重壓抑的家庭，我們準備著去和一些已經絕望的人們談話。但是這些，在熊長東的家裏我們完全沒有找到。在回來的路上，我發現我的腦海裏留下的竟然全是他們的笑容，是的，他們始終是在笑著，熊長東總是羞澀的笑，他的老父親始終爽朗的笑著。有時候因為有點緊張不知道說什麼好的時候，就笑笑掩飾一下不好意思，而說到為兒子驕傲的時候，那可真是開心的笑，笑的眼睛眯成細細的線，笑的連掉了牙齒都看得一清二楚。

從河南回來很久之後，這個愛滋病人的笑容，這張老父親的面孔仍然不斷的在我眼前出現。

熊長東說，他看好象有什麼報紙上說到2008年治癒愛滋病的藥就會研究出來了，他說他們全家一定能等到那一天。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表情是很有趣的。我絲毫不想和他討論這種說法的科學性，因為我知道人是靠著一種叫希望的東西活下去，並且好好的活下去的，哪怕那是絕望中升起的一點點希望，而在這裏，家中的兩個男子漢倒下去了，住了20年的房子也倒下去了，可是熊長東，這個18歲的小夥子，升起了這個五口之家全部的希望。